



永文

川傳四至十

十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2
8



文庫 11
D272
8

宋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四

謝晦



柳田泉文庫

西川
氏甫

南史
字景重

札南史作
以繼作覽
是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也祖朗東陽太守父事會稽王道子驃
騎長史兄綯高祖鎮軍長史早卒晦初為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
昶死高祖問劉穆之孟昶參佐誰堪入我府穆之舉晦即命為太
尉參軍高祖嘗訊囚其旦刑獄參軍有疾札晦代之於車中一鑑
訊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獄繫嚴積晦隨問酬辯曾無違謬高祖
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轉豫州治中從事義熙八年土斷僑流郡
縣使晦分判揚豫民戶以平允見稱入為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
之時徐達之戰敗見殺高祖怒將自披甲登岸諸將諫不從怒愈
甚晦前抱持高祖高祖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

死何有會胡蕃已得登岸賊退走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點漆涉獵文義朗贍多通高祖深加愛賞羣僚莫及從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之劉穆之遣使陳事晦往往措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遠時不高祖欲以為從事中郎以訪穆之堅執不與終穆之世不遷穆之夜問至高祖哭之甚慟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閣內參審穆之死問其日教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初建為右衛將軍尋加侍中高祖受命於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宮晦領游軍為警備遷中領軍侍中如故以佐命功封武昌縣公食邑二千戶二年坐行鹽封鎮西司馬南郡太守王華大封而誤封北海太守球版免晦侍中尋轉領軍將軍散騎常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三月高祖不豫給班劔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即位加領中書令與羨之亮共輔朝政少帝

皇南史作

既廢司空徐羨之錄詔命以晦行都督荆湘雖並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撫軍將軍領諸南蠻校尉荆州刺史欲令居外為援慮太祖至或用別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器仗軍資甚盛太祖即位加使持節依本位除授晦慮不得去甚憂遷及發新亭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尋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進封建平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讓進封又給鼓吹一部初為荆州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詣從叔光祿大夫澹別澹問晦年晦答曰三十三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有愧色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冀以免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二年遣妻曹及長子世休送女還京邑先是景平中索虜為寇覆沒河南至是上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伐又言拜景陵治裝舟艦傅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

惠南史
作慧

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
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黃門侍郎瞻馳使告
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
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
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妄使承天豫立答詔啟草伐虜宜須
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
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罔封以示晦晦又謂承天曰幼宗尚
未至若復二三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答曰詔使本無來
理如程所說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決戰
士人多勸發兵乃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
以三千人守城備御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旅情計
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問諸佐戰士三千足守城不南蠻司馬周

南史作及
晦子世休
收瞻子世
平兄子紹
等

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勦登之乃曰超必能辦
下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即於坐命超為司馬建威將軍南義陽
太守轉登之為長史南郡如故太祖誅羨之等及晦子新除祕書
郎世休收瞻瞻子世平兄子著作佐郎紹等樂罔又遣使告晦徐
傅二公及瞻等竝已誅晦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
出射堂配衣軍旅數從高祖征討備觀經略至是指麾處分莫不
曲盡其宜二三日中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曰臣階緣
幸會蒙武皇帝殊常之眷外聞政事內謀帷幄經綸夷險毗贊王
業預佐命之勲膺河山之賞及先帝不豫導揚末命臣與故司徒
臣羨之左光祿大夫臣亮征北將軍臣道濟等竝升御牀跪受遺
詔載貽話言託以後事臣雖凡淺感恩自厲送往事君誠貫幽顯
逮營陽失德自絕宗廟朝野岌岌憂及禍難忠謀協契徇國忘已

援登聖朝唯新皇祚陛下馳傳乘流曾不惟疑臨朝殷勤增崇封
爵此則臣等赤心已亮於天鑒遠近萬邦咸達於聖旨若臣等志
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復虛館七旬仰望
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
天祚明德屬當昌運不有所廢將何以興成人之美春秋之高義
立帝清館臣節之所司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
況釁結閱墻禍成畏逼天下耳目豈伊可誣臣忝居蕃任乃誠匪
解爲政小大必先啟聞糾剔羣蠻清夷境內分留弟姪並侍殿省
陛下聿遵先志申以婚姻童稚之日猥荷齒召薦女遷子合門相
送事君之道義盡於斯臣羨之總錄百揆翼亮三世年耆乞退屢
抗表疏擾旨綢繆未垂順許臣亮管司喉舌恪虔夙夜恭謹一心
守死善道此皆皇宋之宗臣社稷之鎮衛而讒人傾覆妄生國累

天威震怒加以極刑并及臣門同被孳戮雖未知臣道濟問推理
卽事不容獨存先帝顧託元臣翼命之佐勦於佞邪之手忠貞匪
躬之輔不免夷滅之誅陛下春秋方富始覽萬機民之情僞未能
鑒悉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恐害規弄威權先除執政以
逞其欲天下之人知與不知孰不爲之痛心憤怨者哉臣等見任
先帝二十載小心謹慎無纖介之愆伏事甫爾而嬰若斯之罪
若非臣等則爲陛下未察愚款臣去歲末使反得朝士
及殿省臣等並言嫌隙已成必有今日之事臣推誠仰期罔有
二心不圖姦回潛違理順難恃忠賢隕朝愚臣見襲到彥之蕭欣
等在近路昔白公稱亂諸梁嬰胄惡人在朝趙鞅入伐臣義均休
戚任居分陝豈可顛而不扶以負先帝遺旨輒率將士繕治舟甲
須其自送投袂撲討若天祚大宋卜世靈長義師克振中流清蕩

便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申理冤恥，謝罪闕庭。雖伏鑕赴鑊，無恨於心。伏願陛下遠尋永初託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誠。則微臣丹款猶有可察。臨表哽慨，言不自盡。太祖時已戒嚴諸軍相次進路，尚書符荊州曰：禍福無門，逆順有數。天道微於影響，人事鑒於前圖。未有蹈義而福不延，從惡而禍不至也。故智計之士審敗以立功，守正之臣臨難以全節。徐羨之傳亮謝晦安忍，鳩殺獲罪於天。名教所極，政刑所取，已遠暴四海，宣於聖詔。羨之父、子亮及晦，息電斷之初，並即大憲，復王室之讎。據義夫之憤，國典澄明，人神感悅。三姓同罪，既擒其二，晦之室屬，縲仆獄戶。苟幽明所怨，孤根易拔，以順討逆，雖厚必萌。然歸死難圖，獸困則噬，是以爰整其旅，用爲過防。京師之衆，天下雲集，士練精兵，大號響震。使持節中領軍、琅山縣開國侯到彥之，率羽林選士果勁二萬，雲旂首路，組甲

驍川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兗之江北淮南青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七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永修縣開國公檀道濟，統勁銳武卒三萬，戈船蔽江，星言繼發，千帆俱舉。萬春道征，散騎常侍驍騎將軍段宏，鐵馬二千，風驅電擊，步自竟陵。直至鄢郢，又命征虜將軍雍州刺史劉粹，控河陰之師，衝其巢窟。湘州刺史張劭，提湘川之衆，直據要害。巴蜀杜荆門之險，秦梁絕丹圻之逕，雲網四合，走伏路盡。然後鑿輿效駕，六軍鵬翔，警畢前驅。五牛整飾，雖以英布之氣，彭寵之資，登陴無名，授兵誰御。加以西土之人，咸沐皇澤，東吳將士，懷本首丘，必不自陷罪人之黨。橫爲亂亡之役，置軍則魚貫嬰城，則鳥散其勢。然矣。聖上殷勤哀愍，其罪由晦，士民何辜，是用一分前塵，宣示朝旨，符到其即，共收擒晦。身輕舟護，送若已倡，蹶先事阻衛，宜翻然背亂，相率歸朝。頃大

刑所加洪恩曠洽傅亮三息特蒙全宥晦同產已下羨之諸姪咸無所染况彼府州文武並列王職荷國榮任身雖在外乃心辰極夫轉禍貴速後機則凶遂使王師臨郊雷電皆至墜臍之恨亦將何及時益州刺史蕭摹之巴西太守劉道產被徵還始至江陵晦竝繫繫沒其財貨以克軍資竟陵內史殷道鸞未之郡以為諮議參軍以弟遯為冠軍竟陵內史總留任兄子世猷為建威將軍南平太守劉粹若至周超能破之者即以為龍驤將軍雍州刺史晦率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於破冢旂旂相照蔽奪日光晦乃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自領湘州刺史以張劭為輔國將軍劭不受命晦檄京邑曰王室多故禍難薦臻營陽失德自絕宗廟廬陵王構闕有本屢被猜嫌且居喪失禮遐邇所具積怨犯上自貽非道羣后釋位爰登聖明亂之未久職有所係按車騎

宋書王弘待中王曇首謬蒙時私叨竊權要弘於永初之始實荷不世之恩元嘉之讓自謂任遇浮淺進誣先皇委誠之寄遐長嫌隙異同之端曇首往因使下訪以今上起居不能光揚令德彰於朝聽其言多誣故不具說王華賊亡之餘賞擢之次先帝常見訪遠處有一分可取而華稟性凶猜多所恐害曩者縱人入城託疾辭事此都士庶咸所聞知以其所啟及上手答示宗叔獻又令宣告徐傅二公及周糾使下又令見咨云欲自攬政事求離任還都并令曇首具述此意又惠釋道人說外人告華及到彥之謀反不謂無之城內東將數日之內操戈相待華說數為秋富所譖常不自安凡此諸事豈有忠誠冥契若此者邪自以父亡道側情事異人外絕酒醴而宵飲是恣覲貌闕字凡厥士庶誰不側目又常歎宰相頭有數人是何憤憤規總威權不顧國典保祐

皇家者惟屠戮之誅救勤社稷者致殲夷之禍搢紳之徒孰不怛
慨遂矯違詔旨遣到彥之蕭欣之輕舟見襲即日監利左尉露檄
衆軍已至揚子雖以不武忝荷蕃任國家艱難悲憤兼集若使小
人得志君子道消凡百殄瘁之哀蒼生深橫流之懼輒糾勒義
徒繕治舟甲舳艫巨川駟介蔽野武夫鷲勇人百其誠今遣南蠻
司馬寧遠將軍庾登之統參軍事建武將軍建平太守安泰宣威
將軍昭弘宗參軍事宣威將軍王紹之等精銳一萬前鋒致討南
蠻參軍振武將軍魏像統參軍事宣威將軍陳珍虎旅二千參軍
事建威將軍新興太守賀惜甲卒三千相係取道南蠻參軍振威
將軍郭卓鐵騎二千水步齊舉大軍三萬駱驛電邁行冠軍將軍
竟陵內史河東太守謝遜建威將軍南平太守謝世猷驍勇一萬
留守江陵分命參軍長寧太守竇應期步騎五千直入義陽司馬

建威將軍行南義陽太守王超之統軍司馬振武將軍胡崇之精
悍一萬北出高陽長兼行參軍寧遠將軍朱澹之步騎五千西出
雁塞同討劉粹並趨襄陽奇兵尚速指景齊奮諸賢並固國恩情
兼美烈今誠志士忘身之日義夫著績之秋見機而動望風而不
待勅馳至江口到彥之已到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
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兩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
強唯宜速戰登之懼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數千斛縣於颿
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聊然之遂停軍十五日乃
攻蕭欣於彭城洲中兵參軍孔延秀率三千人進戰甚力欣於陳
後櫓楯自衛又委軍還船於是大敗延秀又攻洲口柵陷之彥之
退保隱圻聊又上表曰臣聞凶邪敗國先代成患讒豎亂朝異世
齊禍故趙高矯逼秦氏用傾董卓階亂漢祚伊覆雖哲王宰世大

明照臨未能使其漸弗興茲害不作姦臣王弘等竊弄威權興造禍亂遂與弟華內外影響同惡相成忌害忠賢圖希非望故司徒臣羨之左光祿大夫臣亮橫被酷害并及臣門雖未知征北將軍臣道濟存亡不容獨免遂遣蕭欣到彥之等輕舟見襲姦偽之甚一至於斯羨之及亮或宿德元臣姻婭皇極或任總文武位班三事道濟職惟上將扞城是司皆受遇先朝棟梁一代臣昔因時幸過蒙先眷內聞政事外經戎旅與羨之亮等同被齒盼既經啟王基協濟大業爰自權輿暨于揖讓誠積雖微仍見紀錄並蒙丹書之誓各受山河之賞欲使與宋升降傳之無窮及聖體不豫穆卜無吉召臣等四人同升御牀顧命領遺委以家國仰奉成旨俯竭股肱忠貞不效期之以死但營陽悖德自絕於天社稷之危憂在託付不有所廢將焉以興乃遠稽殷漢用升聖德陛下順施

不聽張武之疑入邸龍飛非俟宋昌之議斯乃王臣相信天人合契九五當陽化形四海羨之及亮內贊王猷臣與道濟分翰于外普天之下孰曰不宜遂蒙寵授來鎮此方分留弟姪以待臺省到任以來首尾三載雖形在遠外心係本朝事無大小動皆咨啟八州之政罔一專輒尊上之心足貫幽顯陛下遠述先旨中以婚姻大息世休復蒙引召是以去年送女遣兒闔家俱下血誠如此未知所愧而凶狡無端妄生釁禍羨之內誅臣受外代顧省諸懷不識何辜天聽遐邇陳訴靡由弘等既蒙寵任得侍左右自謂勢擅狐鼠理隔熏掘又以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政事欲馮陵恩幸闕望國權親從磐踣時規自封殖不除臣等罔得專權所以交結纒慝成是亂階又惟弘等所構當以營陽為言廬陵為臯又以臣等位高功同內外膠固陛下信其厚貌忘厥左道三至下機能不暫惑伏

自尋省廢昏立明事非爲已廬陵之事不由傍人內積蕭牆之釁
外行叔段之罰既制之有王臣何預焉然廬陵爲性輕險悌順不
足武皇臨崩亦有口詔比雖發自營陽實非國禍至於羨之亮等
周旋同體心腹內外政欲戮力皇家盡忠報主若令臣等頗欲執
權不專爲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
誰敢非之而汧流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鸞駕以遵下武血心若斯
易爲可鑒且臣等奉事先朝十有七年竝居顯要世稱恭謹不圖
一旦致茲釁罰夫周公大賢尚有流言之謗伯奇至孝不免譖愬
之禍慈父非無情於仁子明君豈有志於貞臣竊慮所移勢回山
岳況乃精誠微淺而望求信者哉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躬覽篇籍研覈是非釁兆之萌宜應
察臣竊懼王室小有皇甫之患大有閻樂之禍夙夜殷憂若無

領夫周道遠徵桓文稱伐君側亂國趙鞅入誅況今凶禍滔天辰
極危逼台輔孳戮岳牧傾陷臣才非絳侯安漢是職人愧博陸
奉遺旨國難既深家痛亦切輒簡徒繕甲軍次巴陵蕭欣窘懾望
風奔迸臣誠短劣在國忘身仰憑社稷之靈俯厲義勇之氣將長
驅電掃直入石頭梟剪元凶誅夷首惡弔二公之冤魂寫私門之
禍痛然後分歸司寇甘赴鼎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伏惟陛下德
合乾元道侔玄極鑿凶禍之無端察貞亮之有本回日月之照發
霜電之威梟四凶於廟庭縣三監於絳闕申二台之匪辜明兩蕃
之無罪上謝祖宗下告百姓遣一乘之使賜咫尺之書臣便勒衆
旋旗還保所任須次近路尋復表聞初晦與徐羨之傅亮謀爲自
全之計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疆兵以制持朝廷羨之
亮於中秉權可得持久及太祖將行誅王華之徒咸云道濟不可

信太祖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事主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召而問之必異於是詔道濟入朝授之以衆委之西討晦聞羨之等死謂道濟必不獨全及聞率衆來上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彥之軍合牽盤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卽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阻無復鬪心臺軍至忌置洲尾削艦過江晦大軍一時潰散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初離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軍主沈敞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超率萬餘人與戰大破之俄而晦敗問至晦至江陵無它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超其夜舍軍單舸詣到彥之降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遜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遜肥壯不能騎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執順之晦故吏也檻送京師於路作悲人道其詞曰悲人道兮悲人道之實難哀人道之多險傷人道之寡

南史它作
有晦字
南史乃上

欽華宗之冠胄固清流而遠源樹文德於庭戶立操學於衡門應積善之餘祐當履福之所延何小子之凶放實招禍而作愆值革變之大運遭一顧於聖皇參謀猷於勅物贊帝制於宏綱出治戎於禁衛入關言於帷房分河山之珪組繼文武之龜章稟顧命於西殿受遺寄於御牀伊懦劣其無節實懷此而不忘荷隆遇於先王欲報之於後王憂託付之無効懼愧言於存亡謂繼體其嗣業能增輝於前光居過密之未幾越禮度而涵荒普天壤而殞氣必社稷之淪喪矧吾儕之體國實啟處而匪遑藉億兆之一志固昏極而明彰諒主尊而民晏信卜祚之無疆國旣危而重構家已衰而載昌獲扶顛而休否冀世道之方康朝褒功以疏爵祇命服於西蕃奏簫管之嘈囋擁朱旄之赫煌臨八方以作鎮響文武之相相厲薄弱以爲政實忘食於日旰豈申甫之敢慕庶惟宋之屏翰

南逾歷其三稔實周回其未再豈有慮於內

闕五

其云哉

痛夾輔之二宰並加辟而靡貸哀弱息之從禍悲發中而心瘁伊
荆漢之良彥逮文武之子民見忠貞而弗亮覩理屈而莫申皆義
槩而同憤咸荷戈而競臻浮軸艦之奕奕陳車騎之鱗鱗觀人和
與師整謂茲兵其誰陳庶亡魂之雪怨反涇渭於彘倫齊輕舟於
江曲殄銳敵其皆湮勒陸徒於白水寇無反於隻輪氣有捷而益
壯威既肅而彌振嗟時哉之不與迂風雨以踰旬我謀戰而不克
彼繼奔其躡塵乏智勇之奇正忽孟明而是違苟成敗其有數豈
怨天而尤人恨矢石之未竭遂摧師而覆陳誠得喪之所遭固當
之其無吝痛同懷之弱子橫遭罹之殃釁智未窮而事傾力未極
而莫振誓同盡於鋒鏑我怯劣而愆信愍弟姪之何辜實吾咎之
所嬰謂九夷其可處思致免以全生詹性命之難遂乃窘絕於

亭亦何忤於天地備艱危而是下我聞之於昔誥功彌高而身蹙
霍芒刺而幸免卒領宗而滅族周歎貴於獄吏終下蕃而靡鞠雖
明德之大賢亦不免於殘戮懷今憚而恐人忘向惠而莫復續無
賞而震主將何方以自牧非砒石之圖照孰違禍以取福著殷鑑
於自古豈獨歎於季叔能安親而揚名諒見稱於先哲保歸全而
終孝傷在余而皆缺辱歷世之平素忽成滿而傾滅惟丞嘗與灑
掃痛一朝而永絕問其誰而爲之實孤人之險戾罕有踰於丘山
雖萬死其何辜萬痛何極今衡問親朋交兮平義雖履尚兮不一隆
分好兮情告在情勸兮從解權世道兮艱設規志局兮功名每謂
之兮爲易今定謚兮闔棺慙明智兮昔議雖待盡兮爲恥誓厚顏
兮靡寘長揖兮數子謝爾兮明智百齡兮浮促終焉兮樹克臥盡
兮斧斤理命兮同得世安彼兮非此豈曉分兮辨惑御莊生之達

言請承風以爲則周超既降到彥之以參府事劉粹遣參軍沈敞之告彥之沙橋之敗事由周超彥之乃執之先繫矚等猶未卽戮於是與晦遜兄子世基世猷及同黨庾登之孔延秀周超費愔竇應期蔣虔嚴千斯等並伏誅世基絢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爲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涉晦死時年三十七庾登之殷道鸞何承天並皆原免初河東人商玄石爲晦參軍晦爲逆玄石密欲推西人庾田夫及到彥之從弟爲王田夫等不敢許知玄石獨謀不立遂爲晦領幢事既平恨本心之不遂投水死太祖嘉之以其子懷福爲衡陽王義季右軍參軍督護晦走左右皆棄之唯有延陵益追隨不舍太祖嘉之後以益爲長沙王義欣鎮軍功曹督護

史臣曰謝晦坐璽封違謬遂免侍中斯有以見 尚祖之識治宰臣之稱職也夫孥戮所施事行重疊左黜或用義止輕愆輕愆物之所輕重疊人之所重故斧鉞希行於世徽簡日用於朝雖貴臣細故不以任隆弛法至乎下肅上尊用此道也自太祖臨務茲典稍遠網以疏行法爲恩息妨德害美抑此之由降 大明傾誠愈甚自非許竊深私陵犯密諱則左降之科不行於 禮威若有身觸盛旨疊非國刑免書裁至弔客固望其門矣由是 律無恒條上多弛行網維不舉而綱目隨之所以吉人防著在微 傾大由小蓋爲此云

遭遇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答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晉客居荊州頗讀諸子兵書論軍國大事騎乘非所長關弓亦甚弱而意略縱橫果決能斷廣固之役或薦鎮惡於高祖時鎮惡爲天門臨澧令卽遣召之旣至與語甚異焉因留宿明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之孫所謂將門有將也卽以爲青州治中從事史行參中軍太尉軍事署前部賊曹拒盧循於查浦屢戰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高祖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賜給百舸爲前驅義熙八年劉毅有疾求遣從弟兗州刺史蕃爲副貳高祖僞許之九月大軍西討轉鎮惡參軍事加振武將軍高祖至姑熟遣鎮惡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前發其月二十九日也戒之曰若賊知吾上比軍至亦當少日耳政當岸上作軍未辦便下船也卿至彼深加籌量可擊便燒其船艦且浮舸水側以待吾至慰勞百姓宜揚詔旨并赦文及吾與衛軍府文武書罪止一人其餘一無所問若賊都不知消息未有備防可襲便襲今去但云劉兗州上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於鵲洲尋陽河口巴陵守風凡四日十月二十二日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自鎮惡進路揚聲劉兗州上毅謂信然不知見襲鎮惡自豫章口捨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豎六七旗下輒安一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惡遙前襲城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蕃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與十許騎步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答云劉兗州至顯之馳前問蕃在所答云在後顯之旣見軍不見蕃而見軍人檐彭排戰具望見江津船艦

南史在所
作所在

蕃南史作
藩

已被燒烟焰張天而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蕃上便躍馬馳去告毅
外有大軍似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船悉被火燒矣行令閉諸城
門鎮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因得開大城東門
大城內毅凡有八隊帶甲千餘已得戒嚴翻恩入東門便北回擊
射堂前攻金城東門鎮惡入東門便直擊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
內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
餘人食時就鬪至中晡西人退散及歸降略盡鎮惡入城便因風
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文并高祖手書凡三
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高祖自來有王桓者家在江
陵昔手斬檀謙為高祖所賞拔常在左右求還西迎家至是率十
餘人助鎮惡戰下晡開於金城東門北三十步鑿城作一穴桓便
先衆入穴鎮惡自後繼之隨者稍多因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

東將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者鎮惡令且鬪且共語衆並知
高祖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聽事前陣散潰斬毅勇將趙蔡毅左
右兵猶閉東西閣拒戰鎮惡慮闇夜自相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
開其南面以為退路毅慮南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十許人開
北門突出初毅常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毅便就子肅
民取馬肅民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不與汝今自走
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初出政直鎮惡軍衝之不得去回衝蒯恩軍
軍人鬪已一日疲倦毅得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死鎮
惡身被五箭射鎮惡手所執稍於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
軍方至署中兵出為安遠護軍武陵內史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
子食邑五百戶蠻帥向博抵根據阮頭屢為凶暴鎮惡討平之初
行告刺史司馬休之求遣軍以為聲援休之遣其將朱襄領衆助

南史無民
字下同

鎮惡會高祖西討休之鎮惡乃告諸將曰百姓皆知官軍已上朱襄等復是一賊表裏受敵吾事敗矣乃率軍夜下江水迅急倏忽行數百里直據都尉治既至乃以竹籠盛石堙塞水道襄軍下夾岸擊之斬襄首殺千餘人鎮惡性貪既破襄因停軍抄掠諸蠻不時反及至江陵休之已平高祖怒不時見之鎮惡笑曰但令我一見公無憂矣高祖尋登城喚鎮惡鎮惡爲人疆辯有口機隨宜酬應高祖乃釋休之及魯宗之奔襄陽鎮惡統荆恩諸軍水路追之休之等奔羌鎮惡追躡盡境而還除游擊將軍十二年高祖將北伐轉鎮惡爲咨議參軍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見鎮惡於積弩堂謂之曰公愍此遺黎志蕩逋逆昔晉文王委伐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想勉建大功勿孤此授鎮惡曰不尅咸陽誓不復濟江而還也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邵陵許昌望風

灑南史作

灑散破虎牢及柏谷塢斬賊帥趙玄軍次洛陽僞陳留公姚洗歸順進次灑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卽版授方爲灑池令遣司馬毛德祖攻僞弘農太守尹雅於蠡城生禽之仍行弘農太守方執長驅徑據潼關僞大將軍姚紹率大衆拒嶮深溝高壘以自固鎮惡懸軍遠入轉輸不充與賊相持久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上民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高祖與鎮惡等期若尅洛陽須大軍至未可輕前既而鎮惡等逕向潼關爲紹所拒不得進而軍又乏食馳告高祖求遣糧援時高祖治河索虜屯據河岸軍不得前高祖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虜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既得義租紹又病死僞撫軍姚讚代紹守險衆力猶盛高祖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關謀進取之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僞鎮北將軍姚疆

險南史作

屯兵涇上鎮惡遣毛德祖擊破之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
艦行船者悉在艦內羌見艦沂渭而進艦外不見有乘行船人北
士素無舟楫莫不驚惋咸謂爲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
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間諸艦悉逐流去時姚泓屯軍在長安城下
猶數萬人鎮惡撫慰士卒曰卿諸人並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
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邪唯
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遺類矣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復
退路莫不騰踊爭先泓衆一時奔潰卽陷長安城泓挺身逃走明
日率妻子歸降城內夷晉六萬餘戶鎮惡宣揚國恩撫慰初附號
令嚴肅百姓安堵高祖將至鎮惡於灊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
霸業者真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
之有焉高祖笑曰卿欲學馮異也是時關中豐全倉庫殷積鎮惡

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高祖以其功大不問也進號征虜
將軍時有白高祖以鎮惡既克長安藏姚泓僞輦爲有異志高祖
密遣人覘輦所在泓輦飾以金銀鎮惡悉剔取而棄輦於垣側高
祖聞之乃安高祖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真爲安西將軍離秦二州
刺史鎮長安鎮惡以本號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
時西虜佛佛彊盛姚興世侵擾北邊破軍殺將非一高祖既至長
安佛佛畏懼不敢動及大軍東還便寇逼北地義真遣中兵參軍
沈田子距之虜甚盛田子屯劉回堡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
使謂長史王修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各思竭力而擁兵不進
寇虜何由得平使還具說鎮惡言田子素與鎮惡不協至是益激
怒二人常有相圖志彼此每相防疑鎮惡率軍出北地爲田子所
殺事在序傳時年四十六田子又於鎮惡營內殺鎮惡兄基弟鴻

南史高祖
佛二作赫
連勃勃

南史高祖
拒回作因

遵淵及從弟昭朗弘凡七人是歲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高祖表
曰故安西司馬征虜將軍王鎮惡志節亮直機略明舉自策名州
府屢著誠績荆南邁釁勢據上流難與疆蕃憂兼內侮鎮惡輕舟
先邁神兵電臨肝食之虞一朝霧散及王師西伐有事中原長驅
洛陽肅清湖陝入渭之捷指麾無前遂廓定咸陽俘執偽后克成
之效莫與爲疇實扞成所寄國之方召也近北虜遊魂寇掠渭北
統率衆軍耀威撲討賊旣還奔還次涇上故龍驤將軍沈田子忽
發狂易奄加刃害忠勲未究受禍不圖痛惜兼至惋悼無已伏惟
聖懷爲之傷惻田子狂悖卽已備憲鎮惡誠著艱難勲參前烈殊
績未酬宜蒙追寵願敕有司議其褒贈於是追贈左將軍青州刺
史高祖受命追封龍陽縣侯食邑千五百戶謚曰壯侯配食高祖
廟庭子靈福嗣位至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靈福卒子述祖嗣

述祖卒子嶽嗣齊受禪國除鎮惡弟康留關中及高祖北伐鎮惡
爲前鋒康逃匿田舍鎮惡次潼關康將家奔之高祖板爲彭城公
前將軍行參軍鎮惡被害康逃藏得免攜家出洛陽到彭城歸高
祖卽以康爲相國行參軍求還洛陽視母尋值關陝不守康與長
安徙民張肝醜劉雲等唱集義徒得百許人驅率邑郭僑戶七百
餘家共保金墉城爲守戰之備時有一人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
活一千餘戶屯城南迎亡命司馬文榮爲主又有亡命司馬道恭
自東垣率三千人屯城西亡命司馬順明五千人屯陵雲臺順明
遣刺殺文榮平復推順明爲主又有司馬楚之屯栢谷塢索虜野
坂戍主異消公遊騎在芒上攻逼交至康堅守六旬宋臺建除康
寧朔將軍河東太守遣龍驤將軍姜缺率軍救之諸亡命並各奔
散高祖嘉康節封西平縣男食邑三百戶進號龍驤將軍迎康家

還京邑勸課農桑百姓甚親賴之永初元年卒金墉時年四十九
墓於偃師城西追贈輔國將軍無子以兄河西太守基子天祐嗣
當太祖元嘉二十七年隨劉康祖伐索虜敗沒子懷祖嗣

檀韶字令孫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初辟本州從事西曹主簿
輔國司馬高祖建義韶及弟祇道濟等從平京城行參高祖建武
將軍事都邑既平為鎮軍將軍加寧遠將軍東海太守進號建武
將軍遷龍驤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以平桓玄功封巴丘縣

侯食邑五百戶復參車騎將軍事加龍驤將軍遷騎將中軍諮議
參軍加寧朔將軍從征廣固率向彌胡蕃等五千人攻臨朐城克
之及圍廣固慕容超夜燒樓當韶圍分降號橫野將軍城陷之日
韶率所領先登領北琅邪太守進號寧朔將軍琅邪內史從討盧

循於左里又有戰功并論廣固功更封宜陽縣侯食邑七百戶
白衣領職義熙七年號輔國將軍八年丁母憂起為冠軍將軍明
年復為琅邪內史淮南太守將軍如故鎮姑熟尋進號左將軍領

本州大中正十二年遷居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江
州刺史將軍如故有罪免官高祖受命以佐命功增八百戶并前
千五百戶韶嗜酒貪穢所莅無績上嘉其合門從義弟道濟又有

大功故特見寵授永初二年卒於京邑時年五十六追贈安南將
軍加散騎常侍子緒嗣緒卒無子國除祇子臻臻卒子遐嗣齊受
禪國除祇弟道濟並別有傳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內山陽人也名與高祖同改稱小字世居
京口與高祖少舊從平京城參建武軍事進平京邑板參鎮軍軍
事加寧遠將軍京邑雖平而羣寇互起彌與劉蕃孟龍符征破桓

道濟傳
將字南
史有

南史少作
伯王有傳
錄字係宗
錄字珪字

歆桓石康石綏於白茅攻壽陽剋之義熙三年遷建武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戍堂邑以平京城功封山陽縣五等侯從征鮮卑大戰於臨朐累月不決彌與檀韶等分軍自間道攻臨朐城彌援甲先登卽時潰陷斬其牙旗賊遂奔走攻拔廣固彌又先登盧循屯據蔡洲以親黨阮賜爲豫州刺史攻逼姑孰彌率譙國內史趙恢討之時輔國將軍毛修之戍姑孰告急續至彌兼行進討破賜收其輜重除中軍諮議參軍將軍如故盧循退走高祖南征彌爲前鋒於南陵電池左里三戰並大捷軍還除太尉諮議參軍下邳太守將軍如故八年轉游擊將軍尋督馬頭淮西諸郡軍事龍驤將軍鎮蠻護軍安豐汝陰二郡太守梁國內史戍壽陽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安南縣男食邑五百戶十年遷冠軍將軍高陽內史臨淮太守領石頭戍事高祖西伐司馬休之以彌爲吳興太守將

南史植作

南史陽作揚立作竣

如故明年高祖北伐彌以本號侍從留戍碭破進屯石門柏谷遷督北青州諸軍事北青州刺史將軍如故高祖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食邑千戶遷太子左衛率加散騎常侍二年卒官時年五十九追贈前將軍彌治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之子植嗣多過失不受母訓奪爵更以植次弟植紹封又坐殺人國除植弟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無所推先諸盛流並容之大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陽州刺史顏立皆與友善歷始興王濬征北中兵參軍始興內史南康相臧質爲逆召柳至尋陽與之俱下質敗歸降下獄死彌弟劭永初中爲宣城太守劭弟子亮以私忿殺彌妻施氏託云奴客所殺劭輒於墓所殺亮及彌妾并奴婢七八人匿不聞官爲有司所奏詔無所問元嘉初卒於義興太守

劉懷慎彭城人左將軍懷肅弟也少謹慎質直始參高祖鎮軍騎將軍事振威將軍彭城內史從征鮮卑每戰必身先士卒及尅廣固懷慎率所領先登從高祖距盧循於石頭屢戰克捷加輔國將軍義熙八年以本號監北徐州諸軍事鎮彭城尋加徐州刺史爲政嚴猛境內震肅九年亡命王靈秀爲寇討平之十一年進北中郎將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南城縣男食邑五百戶十三年高祖北伐以爲中領軍征虜將軍衛輦轂坐府中相殺免官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已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宋臺立召爲五兵尚書仍督江北淮南諸軍前將軍南晉州刺史復爲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高祖遷都壽春留懷慎督北徐兗青淮北諸軍事中軍將軍徐州刺史以亡命入廣陵城降號征虜將軍永初元年以佐命功進爵爲侯增邑千戶進號平北

南史三作二

徵爲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景平元年遷護軍將軍

軍常侍如故特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二年卒時年六十一追贈撫軍謚曰肅侯子德願嗣世祖大明初爲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賈客韓沸智貨下獄奪爵土後復爲秦郡太守德願性麤率爲世祖所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時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爲諧謔上亦愛狎之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爲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永光中爲廷尉與

南史佛作

柳元景厚善元景敗下獄誅懷慎庶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爲武帝所知及盧循攻逼時賊乘小艦入淮拔柵武帝宣令三軍不得輒射賊榮祖不勝憤怒冒禁射之所中應弦而倒帝益奇焉以戰功參太尉軍事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內史徐逵之敗沒諸將意沮榮祖請戰愈厲高祖乃解所著鎧以授之榮祖率所領陷陣身被數創會賊破走加振威將軍尋參世子征虜軍事領遂成令高祖北伐轉鎮西中兵參軍寧遠將軍水軍入河與朱超石大破索虜於半城又攻劉度壘克之高祖大饗戰士謂榮祖曰卿以寡克衆攻無堅城雖古名將何以過此轉爲太尉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既破長安姚泓女婿徐衆率其餘衆連營叛走榮祖與檀道濟等攻營破之斬首擒馘不可稱計十四年除彭城內史又補相國參軍其年遣榮祖還都爲世子中兵參軍永初元年除越騎校尉尋轉

右軍將軍索虜南寇司州刺史毛德祖陷沒榮祖時居父艱起爲輔國將軍追論半城之功賜爵都鄉侯榮祖爲人輕財重義善撫將士然性偏險褊隘頗失士君子之心領軍將軍謝晦深接待之廢立之際要榮祖固辭獲免及晦出鎮荆楚欲請爲南蠻校尉榮祖又固止之其年冬卒德願弟興祖青州刺史懷慎弟懷默寇軍將軍江夏內史太中大夫懷默子道球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道球弟孫登武陵內史孫登子亮世祖大明中爲武康令時境內多盜鑄錢亮掩計無不禽所殺以千數太宗泰始初爲巴陵王休若鎮東中兵參軍北伐南討功冠諸將封順陽縣侯食邑六百戶歷黃門郎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不營財貨所餘公祿悉以還官太宗嘉之下詔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修道欲至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道胤令合仙藥至益州泰豫元年藥始成而未出火毒孫不

南史作孫懷道

南史餘作

聽亮服亮苦欲服平旦開城門取井華水服至食鼓後心動如刺
中間便絕後人逢見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行共語分明此乃
道家所謂尸解者也追贈冠軍將軍謚曰剛侯孫登弟道隆元嘉
二十二年爲廬江太守世祖舉義棄郡來奔以補南中郎參軍事
加龍驤將軍時世祖分麾下以爲三幢道隆與中兵參軍王謙之
馬文恭各領其一大明中歷黃門侍郎徐青冀三州刺史前廢帝
景和中以爲右衛將軍永昌縣侯食邑五百戶委以心腹之任泰
始初爲太宗盡力遷衛將軍中護軍尋賜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
王謙之字休光琅邪臨沂人晉司州刺史胡之曾孫也世祖初歷
驍騎將軍御史中丞吳興太守以南下之功封石陽縣子食邑五
百戶大明三年卒贈前將軍謚曰肅子應之嗣大明末爲衡陽內
史晉安王子勳反應之起義拒湘州行事何慧文爲慧文所殺事
在邵琨傳追贈侍中應之弟雲之順帝昇明中貴達馬文恭扶風
人也亦以功封泉陵縣子食邑五百戶世祖卽位爲游擊將軍頃
之卒

劉粹字道沖沛郡蕭人也祖恢持節監河中軍事征虜將軍粹家
在京口少有志幹初爲州從事高祖克京城參建武軍事從平京
邑轉參鎮軍事尋加建武將軍沛郡太守又領下邳太守復爲車
騎中軍參軍從征廣固戰功居多以義功封西安縣五等侯軍還
轉中軍諮議參軍盧循逼京邑京口任重太祖時年四歲高祖使
粹奉太祖鎮京城轉遊擊將軍遷建威將軍江夏相衛將軍毅粹
族兄也粹盡心高祖不與毅同高祖欲謀毅衆並疑粹在夏口高
祖愈信之及大軍至粹竭其誠力事平封灑縣男食邑五百戶母
憂去職俄而高祖討司馬休之起粹爲寧朔將軍竟陵太守統水

軍入河明年進號輔國將軍遷相國右司馬侍中中軍司馬冠軍將軍遷左衛將軍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縣侯食邑千戶二年以役使監吏免官尋督江北淮南郡事征虜將軍廣陵太守三年以本號督豫司雍并四州南豫州之梁郡弋陽馬頭三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梁郡太守鎮壽陽治有政績少帝景平二年譙郡流離二十餘家叛沒虜趙靈秦剛等六家悔倍還投陳留襄邑縣頓謀等村粹遣將苑縱夫討叛戶不及因誅殺謀等三十家男丁一百三十七人女弱一百六十二口收付作部粹坐貶號爲寧朔將軍時索虜南寇粹遣將軍李德元襲許昌殺僞潁川太守庾龍於是陳留人董邈自稱小黃盟主斬僞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司馬世賢傳首京都太祖卽位遷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湘之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領寧朔將軍尉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在任簡役愛民罷諸沙門二千餘人以補府史元嘉三年討謝晦遣粹弟車騎從事中郎道濟龍驤將軍沈敞之就粹自陸道向江陵粹以道濟行竟陵內史與敞之及南陽太守沈道興步騎至沙橋爲晦司馬周超所敗士衆傷死者過半降號寧朔將軍初晦與粹厚善以粹子瞻之爲參軍粹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太祖以此嘉之晦遣送曠之還粹亦不害也明年粹卒時年五十三追贈安北將軍持節本官如故曠之嗣官至晉熙太守曠之卒子琛嗣琛卒無子國除琛弟亮順帝昇明末尚書駕部郎粹庶長子懷之爲臨州內史與臧質同逆伏誅粹弟道濟尚書起部郎王弘車騎從事中郎江夏王義恭撫軍司馬河東太守仍遷鎮武將軍益州刺史長史費謙別駕張熙參軍楊德年等並聚斂興利而道濟委任之傷政害民民皆怨毒太祖聞之

與道濟詔戒之曰聞卿在任未盡清省又頗爲殖貨若萬一有此必宜改之比傳人情不政緝詣當以法御下深思自警以副本望道濟雖奉此旨政化如初有司馬飛龍者自稱晉之宗室晉末走仇池元嘉九年聞道濟緩撫失和遂自仇池入綿竹崩動羣小得千餘人破巴興縣殺令王貞之進攻陰平陰平太守沈法興焚城遁走道濟遣軍擊飛龍斬之初道濟以五城人帛氏奴梁顯爲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多至蜀土資貨或有值數百萬者謙等限布絲綿各不得過五十斤馬無善惡限蜀錢二萬府又立冶一斷私民鼓鑄而貴賣鐵器商旅吁嗟百姓咸欲爲亂氏奴旣懷恚忿因聚黨爲盜賊其年七月道濟追羅習爲五城令氏奴等謀曰羅令是使君腹心而卿猶有作賊盜不止者一旦發露則爲禍不測宜結要誓共相禁檢乃殺牛盟誓俄而氏奴及趙廣等

作賊則無餘類矣因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若能共建大事則功名可立不然立滅不久衆旣樂亂因相率從之得數千人復向廣漢道濟遣參軍程展會治中李抗之五百人擊之並爲所殺賊於是逕向涪城巴西人唐頻聚衆應之寧遠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王懷業再遣軍拒之戰敗失和懷業及司馬南漢中太守韋處伯並棄城走涪陵太守阮惠江陽太守杜玄起遂寧太守馮遷聞涪城不守並委郡出奔蜀土僑舊翕然並反道濟惶懼乃免吳兵三十六營以爲平民分立宋興宋寧二郡又招集商賈及免道俗奴僮東西勝兵可有四千人賊衆數萬屯城西及城北道濟嬰城自守趙廣本以誦詐聚兵頓兵城下不見飛龍各欲分散廣懼乃將三千人及羽儀詐其衆云迎飛龍至陽泉寺中謂道人

平南史作

鎮北南史作征北

粘疑收

程道養曰但自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若不從即日便斬頭道養
 惶怖許諾道養袍罕人也廣改名為龍興號為蜀王車騎大將軍
 益梁二州牧建號泰始元年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為驃騎將
 軍長沙王鎮涪城廣自號鎮軍帛氏奴征虜將軍梁顯鎮北將軍
 同黨大帥張寧秦州刺史嚴遐前將軍奉道養還成都眾十餘萬
 四面圍城就道濟索費謙張熙曰但送此人來我等自不復作賊
 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任浪之各將千餘人出西門戰皆失利
 十一月方明等復出戰破賊營焚其積聚賊黨江陽人楊孟子領
 千餘人屯城南道濟參軍梁儁之統南樓屢與孟子交言因投書
 曉以禍福要使入城孟子許諾入見道濟道濟大喜即板為王簿
 遣子為任克期討賊趙廣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奔晉原晉原太
 守文仲與拾合得二千餘人與孟子并力自固廣遣同黨袁玄子
 攻晉原為仲興所殺廣又遣帛氏奴攻之連戰仲興軍敗及孟子
 並死方明復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百級賊雖敗已復還合方
 明復偽出北門仍回軍擊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斬偽僕射蔡滔時
 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
 賊眾大潰於是奔散道養收合得七千人還廣漢趙廣以別卒五
 千餘人還涪城初別駕張熙說道濟令糶太倉穀賊以九月末圍
 城至十二月末糜糧盡方明將二千人出城求食為賊所敗匹
 馬獨還賊因追之眾復大集方明夜於城西縋上道濟為設食饋
 不能食唯涕泣而已道濟時有疾已篤自力慰勉之曰卿非大丈
 夫小敗何苦賊勢既衰臺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於賊即滅左右
 數十人配之賊城外云方明已死可來取喪城中大恐道濟夜列
 炬火方明自出眾見之乃安道濟悉出財物於北射堂令方明募

宋書四十五

七

人時城中或傳道濟已亡莫有至者梁儁之說道濟曰將軍氣息
綿綿而外論互有同異今軍師屢敗妖寇未殄若一旦不虞則危
禍立至宜稱小損聽左右給使暨出不然敗矣道濟從之卽喚左
右三十餘人告之曰吾疾久汝等扶持疲勞今旣小損各聽歸家
休息喚復還給使旣出其父兄皆問使君亡來幾日子弟皆言君
漸差誰言亡者傳相告語城內乃安由是應募者一日千餘人十
年正月賊衆大至攻逼成都道濟卒梁儁之與方明等及其故舊
門生數人共埋尸於後齋使書與道濟相似者爲教令酬答籤疏
不異常日故雖母妻不知也二月道養於毀金橋升壇郊天方就
柴燎方明將三千人出擊之賊列陣營前死戰日夕乃大敗臨陣
斬僞征虜將軍趙石之等八百餘級道養等退保廣漢是月平西
將軍臨川王義慶以揚武將軍巴東太守周籍之卽本號督巴西
梓潼宕渠遂寧巴郡五郡諸軍事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率平西參
軍費淡龍驤將軍羅猛二千人援成都廣等屯據廣漢分守郫川
連營百數處處屯結籍之與方明及費淡等攻郫之廣等退據
郡城傍竹自固羅猛率隊主王盱等并力追討張尋自涪城率衆
二萬來助廣等方明淡斬竹開逕邀之戰敗退還郫縣廣等又移
營屯箭竿橋方明等破其六營乘勝追奔逕至廣漢廣等走還涪
及五城四月十日發道濟喪五月方進軍向涪城張尋唐頻渡水
拒戰方明擊破之生擒僞驃騎將軍雍秦二州刺史司馬龍伸斬
之龍伸道助也州吏嚴道度斬嚴還首廣等並奔散涪蜀皆平俄
而張尋攻破陰平復與道養合帛氏奴攻廣漢費淡督將軍种松
等與戰斬其梁州刺史杜承等百餘級九月益州刺史甄法崇至
成都誅費謙之道濟喪及方明等並東反道養等領一千餘家逃

於鄴山其餘羣賊亦各擁戶藏竄出爲寇盜不絕十三年六月太祖遣寧朔將軍蕭汪之統軍討之軍次鄴口帛氏奴斬僞衛將軍司馬飛燕歸降汪之擊破道養道養還入鄴山十四年四月趙廣張尋梁顯各率部曲歸降僞輔國將軍王道恩斬道養送首餘黨悉平遷趙廣張尋等於京師十六年廣尋復與國山令司馬敬琳謀反伏誅先是道濟振武司馬蜀郡太守任蒼之雖不任軍事寧以爲正員郎裴方明虎賁中郎將仍爲義慶平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河東太守費淡太子屯騎校尉周籍之後爲益州刺史粹族弟損字子騫衛將軍毅從父弟也父鎮之字仲德以毅貴歷顯位閑居京口未嘗應召常謂毅汝必破我家毅甚憚之每還京未嘗敢以羽儀人從入鎮之門左光祿大夫徵不就元嘉二年年九十餘卒於家損元嘉中歷官義興太守東土殘饑太祖遣揚州治

中沈演之東驅賊以損綏撫有功稱爲良守官至吳郡太守追贈太常

史臣曰帝王受命自非以功靜亂以德濟民則其道莫由也自三代以來醇風稍薄成功濟務尊出權道雖復負屨南面北號軒儀莫不自謝王風弊由勸德高祖崛起布衣非藉民譽義無曹公英傑之譽又闕晉氏輔魏之基一旦驅身合不崇朝而制國命功雖有餘而德未足也是故王謚以內懼流奔王綏以外侮成釁若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義熙以後大功仍建自桓溫旃旆所臨莫不獻珍受朔及金墉請吏元勳將舉九命之禮既行代終之符已及方復觀兵函滑用師天險獨克之舉振古難稱若使閉門反歧兵兵散地後敗責其前功一肯虧其盛業豈復得以黃屋朱戶爲褒晉之貞臣乎及其靈

薄震重關莫守故知英竿所苞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疆陳為宋方叔壯矣哉

美照以

謀奇也

亦斜而訪未

莫不自愧王風率

升以

更且曰帝王受命

列傳第六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也武穆皇后之弟幼孤貧事母以孝稱

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閭中縣五等侯累遷雍州刺史武帝北伐倫

之遣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沈田子出囂柳大破姚泓於藍

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安北將軍鎮襄陽少帝即

位徵拜護軍元嘉三年拜鎮軍將軍尋遷左光祿大夫領軍將軍

倫之雖外戚貴盛而以儉素自處性野拙人情世務多所不解久

張劭

王懿

到彥之

關

張劭

王懿

到彥之

關

嶢嶢南史作嶢嶢南史作嶢嶢

宋書卷四十六

臣等謹案

居方伯頗覺富盛入為護軍資力不稱以為見貶光祿大夫范泰

好戲謂曰司徒公歎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在要是外戚

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喜每載酒肴詣泰五年卒伯符嗣

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倫之在襄陽伯符為竟陵太守時竟陵蠻

屢為寇伯符征討悉破之由是有將帥之稱後為寧遠將軍總領

義徒以居宮城北每有火起及賊盜輒身冠甲胄助郡縣赴討武

帝甚嘉之文帝即位累遷徐兗二州刺史為政苛暴吏人畏之若

豺虎然而寇盜遠竄無敢犯境元嘉十八年徵為領軍將軍先是

外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至此始統領焉二十一年

轉豫州刺史明年為護軍將軍復為丹陽尹在郡嚴酷吏人苦之

或至委叛被錄赴水而死與筆吏取筆不如意鞭五十子倩尚文

帝第四女海鹽公主初始與王濬以潘妃之寵故得出入後宮遂

與公主私通及適倩倩入宮而怒肆言搏擊引絕帳幕事上聞

詔離婚殺主所生蔣美人伯符慙懼發病卒謚曰肅傳國至孫勗

齊受禪國除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元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孫也

祖宏事石季龍父苗事符堅皆為二千石仲德少沈審有意略通

陰陽解聲律符氏之敗仲德年十七與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

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不能前因臥林中忽

有青衣童兒騎牛行見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饑兒去頃之復來

攜食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

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之獲濟與濬相及渡河至

滑臺復為翟遼所留使為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奔太山遼遣

騎追之急夜行忽有炬火前導仲德隨之行百許里乃免晉太元

叡

南史元作允范史允

南史錄作發赴作透

南史豺虎居然作虎狼

南史冠作貫知懷肅偽作振

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並以字稱戲字元德北土
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不至者以為
不義不為鄉里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
禮之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值玄篡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
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元德
果敢有智略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
謂元德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密應機務速不在巧遲玄每冒夜出
入今若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為玄所誅仲德奔竄會義
軍尅建業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
德相對號泣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為中兵參軍
武帝伐廣固仲德為前鋒大小二十餘戰每戰輒尅及盧循等
敗劉宋於桑落帝北伐始遣士卒創張堪戰者可數千人賊衆十

業南史作

征南史作
征自作日

萬加艦百里奔敗而歸者咸稱其雄衆議並欲遷都仲德正色曰
今天子當陽而治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豕突
乘我遠往既聞凱入將自奔散今自投艸間則同之匹夫匹夫號
令何以威物義士英豪當自求其主爾此謀若行請自此辭矣帝
悅之以仲德也越城及賊自蔡洲南走遣仲德追之賊留其黨范
崇民五十人高艦百餘城南陵仲德攻之大破崇民焚其舟艦收
其散卒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
軍加冀州刺史為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
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
朱超石胡蕃向半城咸受統於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遠
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總衆軍進據潼關長安平以
仲德為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以為宜仲德曰

著南史作

夏
南史下
有遷都宜

非常之吏常人所駭今暴師日火士有歸心固當以建業為王基
侯文軌大同然後議之可也帝深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武
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進號安北將軍與到彥
之北伐大破虜軍諸軍進屯靈昌津司竟既定三軍咸喜仲德獨
有憂色曰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戈北歸并力完聚
若河水冬合豈不能為三軍之憂十月虜於委粟津渡河進逼金
墉虎牢洛陽諸軍相繼奔走彥之聞二城不守欲焚舟步走仲德
曰洛陽既陷則虎牢不能獨全勢使然也今賊去我千里滑臺猶
有彊兵若便舍舟奔走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
宜乃回軍泲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與彥之並
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而歸九年又為鎮北將軍徐州刺
史明年加領兗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在
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十三年進號征北大將軍十
五年卒謚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子正修嗣
為家童所殺

修南史作
循

南史降為
南史曰作
白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為晉琅邪內史王誕龍驤府
功曹桓玄徙誕於廣州親故咸離棄之惟邵情意彌謹流涕追送
時變亂饑饉又饋送其妻子桓玄篡位父敞先為尚書以答事微
謬降為... 卿及武帝討玄邵曰敞表獻誠欵帝大悅命署其門
曰有犯張廷尉者以軍法論後以敞為吳郡太守王謚為揚州召
邵為主簿劉毅為亞相愛才好士當世莫不輻湊獨邵不往或問
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聞以白帝益親之轉太
尉參軍署長流賊曹盧循寇迫京師使邵守南城時百姓臨水望
賊帝怪而問邵邵曰若節鉞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

無復恐耳尋補州主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誅劉藩邵時在
西州直廬卽夜誡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修舟船倉庫及曉取
辦旦日帝求諸簿署應時卽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昨夜受張主
簿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我憂慮矣九年世子始開征虜府補邵
錄事參軍轉號中軍遷咨議參軍領記室十二年武帝北伐邵請
見曰人生危脆必當遠慮穆之若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專業如此
苟有不諱事將如何帝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青州刺史檀祗鎮
廣陵時滁州結聚亡命祗率衆掩之劉穆之恐以爲變將發軍邵
曰檀祗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疑狀發露恐生大變宜且遣慰勞
以觀其意旣而祗果不動及穆之卒朝廷懼便欲發詔以司馬
徐羨之代之邵對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且世子無專命宜須北
咨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咨徐司馬其餘敢
武帝重其臨事不撓有大臣體十四年以世子鎮荊州邵諫曰儲
賁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敢以死請從之文帝爲中郎將荊州
刺史以邵爲司馬領南郡和衆事悉決於邵武帝受命以佐命功
封臨沮伯分荊州立湘州以邵爲刺史將署府邵以爲長沙內地
非用武之國置警防人乖爲政要帝從之謝晦反遺書要邵邵不
發函馳使呈帝元嘉五年轉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雖州刺史加
都督初王華與邵有隙及華參襲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
至公必不以私讎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至襄陽築長圍修
立堤堰開田數千頃郡人賴之富贍丹浙二州蠻屢爲寇邵誘其
帥因大會誅之悉掩其徒黨旣失信羣蠻所在並起水陸斷絕子
敷至襄陽定省當還都羣蠻伺欲取之會蠕蠕國遣使朝貢賊以
爲敷遂執之邵坐降號揚烈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邵爲撫

景胤傳又
有第二十一

南史查作
樞

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坐在雒州營私蓄取贓貨二百四十五萬
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為吳興太守卒追復爵邑謚曰簡伯邵臨
終遺命祭以菜果葦蓆為輜車諸子從焉子敷演敬有名於世敷
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
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筭
流涕見從母悲感嗚咽性整貴風韻端雅好玄言善屬文初父邵
使與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
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以
為世子中軍參軍敷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義
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車載
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上甚不說遷正員中書郎
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查何如梨敷曰梨為百果之

宗查何可比中書舍人狄當周起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各家欲詣
之起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
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
遠客起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
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
也遷黃門侍郎始興王濬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
成服凡十餘日方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度
每譬止之敷益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比止汝而乃益甚自
是不復往來暮年而卒孝武即位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
為孝張里敷弟東襲父封位通直郎東有勇力手格猛獸元凶以
為輔國將軍孝武至新亭東出奔墜淮死子式嗣
暢字少微邵兄偉之子也偉少有操行為晉郎邪王國郎中令從

張揚傳敬
作鏡南史
同
南史校作
牧下同

南史州作
洲下向

王至洛還京都武帝封藥酒一罌付偉令密加鴆毒受命於道自
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敬齊名為後進之秀起家為太守徐佩
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時論美之弟枚嘗為獬
犬所傷醫者云食蝦蟇可療枚難之暢含笑先嘗枚因此乃食由
是遂愈累遷太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暢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
元嘉二十七年魏王托跋燾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
彭城虜眾近城數十里彭城眾力雖多而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
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眾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
議欲以車營為兩箱陳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
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
州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議之暢曰若歷城鬱州可至
下官敢不高讚今城內乏食人無固心但以關扇嚴密不獲走耳
若一搖動則潰然奔散雖欲至所在其可得乎今食雖寡然朝夕
未至窘乏豈可捨萬全之術而即危亡之道此計必行下官請以
頸血汙君馬跡孝武問暢議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違也義恭
乃止魏主既至登城南亞父塚於戲馬臺立檀屋先是隊主崩應
見執其日脯時遣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送酒
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馳明日魏主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
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馳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
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曰姓張孝伯曰張長史乎
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名聲遠聞足使我知道城內有具恩者
嘗在魏義恭使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餉物魏主又求酒及甘橘孝
武又致螺盃雜物南土所珍魏主復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
博具暢曰博具當為申致有詔之言正可施於彼國何得施之於

此孝伯曰以隣國之臣耳孝伯又言太尉鎮軍又闕南信殊當憂
邑若遣信當爲護送暢曰此中間道甚多亦不須煩魏孝伯曰亦
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號白賊也孝伯笑曰
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但不在江南耳又求博具俄送與魏
主又遣送羶及九種鹽并胡豉云此諸鹽各有宜白鹽是魏主所
食黑者療腹脹氣滿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
食療馬脊瘡赤鹽駿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噉
又求黃甘並云魏主致息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問觀我儀貌察
我爲人暢又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見李尚書親
自銜命不忍彼此不盡故不復遣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
意安北若須大馬當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之
駟送在被意此非所求義恭又進炬燭十挺孝武亦致錦一匹又

愧

曰知更須黃甘若給彼軍卽不能足若供魏主未當乏絕故不復
致孝伯又曰君南土膏粱何爲著屨君且如此將士云何暢曰膏
梁之言誠以爲慊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魏主
又遣就二王借筮篋琵琶等器及棊子孝伯足詞辯亦北土之美
暢隨宜應答甚爲敏捷音韻詳雅魏人美之時魏聲云當出襄陽
故以暢爲南燕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元凶弒逆義宣發哀
之日卽便舉兵暢爲元佐舉哀畢改服著黃袴褶出射堂簡人音
儀容止衆皆矚目見者皆爲盡命事平徵爲吏部尚書封夷道縣
侯及義宣有異圖蔡超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
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郡因顏竣
陳義宣釁狀僧寶有私貨止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斷絕
遂不得前義宣將爲逆使嬖人翟靈寶告暢暢陳必無此理請以

南史張下有正

死保之靈寶還白義宣云暢必不可回請殺以徇衆賴丞相司馬竺超之得免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飲酒常醉不省其事及義宣敗於梁山暢爲軍人所掠衣服都盡遇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遂排玄謨上與玄謨甚不悅諸將請殺之隊主張榮救之得免執送都下付廷尉見原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信奇才也與義宣作賊而卒無咎苟非奇才安能致此暢曰太初之時誰責其閤帝曰何事相苦初尚之爲元凶司空及義師至新林門人皆逃尚之父子共洗黃閤故暢以此譏之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卒謚曰宣暢愛弟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時議非之弟悅取有美稱歷侍中臨海王子項前將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爲號召拜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僞政及事敗悅殺琬歸降復爲太子中庶子後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悅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暢子浩官至義陽王和征北諮議參軍浩弟淹黃門郎封廣晉縣子太子右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刑動至數千拜免官禁錮起爲光祿勳與晉安王子勛同逆軍敗見殺焉

臣穆等案高氏卜史趙倫之傳下有到彥之傳而此書獨闕約之
史法諸帝稱廟號而謂魏為虜今帝稱帝號魏稱魏主與南史體
同而傳末又無史臣論疑非約書然其辭差與南史異故特存焉

京官禁樞機為大將軍與晉王于嶺同遊軍頗具跡焉
東國太守趙燕交劉敬宣與晉王于嶺同遊軍頗具跡焉
劉王與晉王于嶺同遊軍頗具跡焉
太守趙燕交劉敬宣與晉王于嶺同遊軍頗具跡焉
太守趙燕交劉敬宣與晉王于嶺同遊軍頗具跡焉

宋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七

劉懷肅

孟懷玉

懷玉弟龍符

劉敬宣

檀祗

劉懷肅彭城人高祖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學初為劉敬
宣寧朔府司馬東征孫恩有戰功又為龍驤司馬費令聞高祖起
義乘縣來奔京邑平定振武將軍道規追桓玄以懷肅為司馬玄
留何澹之郭銓等戍桑落洲進擊破之賴川太守劉統平除高平
太守玄既死從子振大破義軍於楊林義軍退尋陽懷肅與江夏
相張暢之攻澹之於西塞破之偽征東將軍馮該戍夏口東岸孟

及古制

劉懷肅

山圖據曾山城桓仙客守月壘皆連壁相望懷肅與道規攻之躬
環甲冑陷二城馮該走石城生擒仙客義熙元年正月振敗走道
規遣懷肅平石城斬馮該及其子山靖子月神振復襲江陵荊州
刺史司馬休之出奔懷肅自雲杜馳赴日夜兼行七日而至振勒
兵三萬旗幟蔽野躍馬橫矛躬自突陳流矢傷懷肅頷衆懼欲奔
懷肅瞋目奮戰士氣益壯於是士卒爭先臨陣斬振首江陵既平
休之反鎮執懷肅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偽輔國將軍符嗣
馬孫偽龍驤將軍金符青樂志等屯結軍夏懷肅又討之梟樂志
等道規加懷肅督江夏九郡權鎮夏口除通直郎仍爲輔國將軍
淮馬歷陽二郡太守二年又領劉毅撫軍司馬軍郡如故以義功
封東興縣侯食邑千戶其冬桓石綬司馬國璠陳襲於胡桃山
出討既行失旨毅上表免懷肅官三年卒時年四十一追贈左
軍無子弟懷慎以子蔚祖嗣封官至江夏內史蔚祖卒子道存嗣
太祖元嘉末爲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世祖伐元凶義軍至
新亭道存出奔元凶殺其母以徇前廢帝景和中爲義恭太宰從
事中郎義恭敗以黨與下獄死懷肅次弟懷敬澀訥無才能初高
祖產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高祖高祖從
母生懷敬未甚乃斷懷敬乳而自養高祖高祖以舊恩懷敬累見
寵授至會稽太守尚書金紫光祿大夫懷敬子真道爲錢唐令元
嘉十三年東土饑上遣揚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
上表曰宰邑敷政必以簡惠成能莅職闡治務以利民著績故王
負見紀於前升卿流稱於後竊見錢唐令劉真道餘杭令劉道錫
皆奉公卹民恪勤匪懈百姓稱詠訟訴希簡又剪滂凶非屢能擒

獲災水之初餘杭高堤崩潰洪流迅激勢不可量道錫躬先吏民親執板築塘既還立縣邑獲全經歷諸縣訪覈名實並爲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上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真道爲步兵校尉十四年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氏賊楊難當侵寇漢中真道率軍討破之而難當寇盜猶不已太祖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真道節度十九年方明至武興率太子積弩將軍劉康祖後軍參軍梁坦陳彌裴肅之安西參軍段叔文魯尚期始興王國常侍劉僧秀綏遠將軍馬洗振武將軍王奐之等進次潭谷去阜蘭數里難當追其建節將軍符弘祖啖元等固守阜蘭鎮北將軍符德義於外爲游軍難當子撫軍大將軍和重兵繼其後方明進擊大破之於濁水斬弘祖并三千餘級遣康祖追之過阜蘭二千餘里

康祖戰康祖又大破之和遣保修城難當遣兵敗走追至赤亭難當席卷叛方明遣康祖直趣百頃僞丞相楊萬壽等一時歸降難當第三息虎先成陰平難當既走虎逃竄民間生禽之送京都斬於建康市秦州刺史胡崇之西鎮百頃行至濁水爲索虜所邀擊敗沒以真道爲建威將軍雒州刺史方明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不拜詔曰往年氏豎楊難當造爲叛亂俛首者衆其長史楊萬壽建節將軍姚憲情不違順屢進矢言及凶醜宵遁闔境崩擾建忠將軍呂訓衛倉儲以候王師寧朔將軍姜檀果烈懇到志在宣力濁水之捷厥庸顯然近者協贊義奮乃心無替洛陽符昭誠係本朝亦同斯舉俘擒僞將獨克武興推鋒致效隕命寇手並事箸屯險感於予懷宜蒙旌叙榮慰存亡可贈萬壽龍驤將軍昭武都太守憲補員外散騎侍郎訓駙馬

都尉奉朝請檀征西大將軍司馬仇池太守宜並內徙可符離梁
二州厚加贍卹呂訓略氏人呂先子也又詔曰故晉壽太守姜道
盛前討仇池志輸誠力卽戎著效臨財能清近先登濁水殞身鋒
鏑誠節俱亮矜悼於懷可贈給事中賜錢千萬道盛注古文尚書
行於世真道方明並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寶貨又藏難當善
馬下獄死劉康祖等繫免各有差方明河東人爲劉道濟振武中
兵參軍立功蜀土歷潁川南平昌太守皆坐贓私免官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也高祖珩晉河南尹祖淵右光祿大夫父綽
義旗後爲給事中光祿勳追贈金紫光祿大夫世居京口高祖東
伐孫恩以懷玉爲建武司馬豫義旗從平京城進定京邑以功封
鄱陽縣侯食邑千戶高祖鎮京口以懷玉爲鎮軍參軍下邳太守
義熙三年出爲寧朔將軍西陽太守新蔡內史除中書侍郎轉

軍領丹陽府兵戍石頭盧循逼京邑懷玉於石頭岸連戰有
功爲中軍咨議參軍賊帥徐道覆屢欲以精銳登岸畏懷玉不敢
上及循南走懷玉與衆軍追躡直至嶺表徐道覆屯結始興懷玉
攻圍之身當矢石旬月乃陷仍南追循循平又封陽豐縣男食邑
二百五十戶復爲太尉咨議參軍征虜將軍八年遷江州刺史尋
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司州之松滋六郡諸軍事南
中郎將刺史如故時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居上流有異志故授懷
玉此任以防之十一年加持節丁父艱懷玉有孝性因抱篤疾上
表陳解不許又自陳弟仙客出繼喪主唯已乃見聽未去任其年
卒於官時年三十一追贈平南將軍子元卒無子國除懷玉別封
陽豐男子慧熙嗣坐廢祭祀奪爵慧熙已宗嗣竟陵太守中大夫
龍符懷玉弟也驍果有膽氣幹力絕人少好游俠結客於閭里早

湖南史胡作

為高祖所知既克京城以龍符為建武參軍江乘羅落覆舟二戰並有功參鎮軍軍事封平昌縣五等子加寧遠將軍淮陵太守與劉藩向彌征桓歆桓石康破斬之除建威將軍東海太守索虜斛蘭索度真侵邊彭沛騷擾高祖遣龍符建威將軍道憐北討一戰破之追斛蘭至光水溝邊被創奔走高祖伐廣固以龍符為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統步騎為前鋒軍達臨朐與賊爭水龍符單騎衝突應手破散即據水源賊遂退走龍符乘勝奔逐後騎不及賊數千騎圍繞攻之龍符奮稍接戰每一合輒殺數人眾寡不敵遂見害時年三十三高祖深加痛悼追贈青州刺史又表曰故龍驤將軍廣川太守孟龍符忠勇果毅隕身王事宜蒙甄表以顯貞節聖恩嘉悼贈方州龍符投袂義初前驅效命推鋒三捷每為眾先及西剽桓歆北殄索虜朝議爵賞未及施行會今北

伐復統前旅臨朐之戰氣冠三軍於時逆徒實繁控弦掩澤龍符匹馬電躍所向摧靡奮戈深入知死弗吝賊起奔遁依險鳥眾大軍因勢方軌長驅考其庸績豫參濟不竊謂宜班爵土以褒勲烈乃追封臨沅縣男食邑五百戶無子弟仙客以子微生嗣封太祖元嘉中有學奪爵徙廣州以微生弟彥祖子佛護襲爵齊受禪國除孝武大明初諸流徙者悉聽還本微生已死子係祖歸京都有筋幹異力能僮負數人入隸羽林為殿中將軍二年索虜寇青冀世祖遣軍援之係祖自占求行戰於杜梁挺身入陳所殺狼藉遂見殺詔書追贈潁川郡太守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漢楚元王交後也祖建征虜將軍父牢之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胡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眾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

宋書四十七

五

以爲母灌因悲泣不自勝序歎息謂牢之曰卿此兒旣爲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起家爲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軍事隆安三年王恭起兵於京口以誅司馬尚之兄弟爲名牢之時爲恭前軍司馬輔國將軍晉陵太守置佐領軍而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此舉使牢之爲前鋒太傅會稽王道子與牢之書備言禍福使以兵反恭牢之呼敬宣謂曰王恭昔蒙先帝殊恩今居伯舅之重義心未彰唯兵是縱吾不能審恭事捷之日必能奉戴天子緝穆宰相與不今欲奉國威靈以明逆順汝以爲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隆未有桓靈之亂而恭怙亂阻兵志陵京邑大夫與恭親無骨肉分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何有牢之至竹里斬恭大將顏延遣敬宣率高雅之等還京襲恭恭方出城耀軍馳騎橫擊之一時散

濟元顯後將軍以敬宣爲詔議參軍加寧朔將軍三年孫恩爲亂東土騷擾牢之自表東討軍次虎嘜賊皆死戰敬宣請以餘傍南山趣其後吳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進平會稽尋加臨淮太守遷後軍從事中郎五年孫恩又入浹口高祖戍句章賊頻攻不能拔敬宣請往爲援賊恩於是退遠入海是時四方雲擾朝廷徭弱敬宣每慮艱難未已高祖旣累破妖賊功名日盛故敬宣深相激結情好甚隆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隨府轉軍郡如故元顯驕縱肆羣下化之敬宣每預燕會未嘗飲酒調戲之來無所酬答元顯甚不說尋進號輔國將軍餘如故元興元年牢之南討桓玄元顯爲征討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驟詣門不得相見帝出餞行方遇公坐而已桓玄旣至溧洲遣信說牢之牢之以道子昏闇元顯淫凶慮平玄之日亂政方始假手於玄誅除執政然後

乘玄之隙可以得志於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曰方今國家亂擾四海鼎沸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藉先父之基據荆南之勢雖無姬文之德實為參分之形一朝縱之使陵朝廷威望既成則難圖也董卓之變將生於今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玄之後令我那驃騎何遣敬宣為任玄拔為其府諮議參軍玄既得志害元顯廢道子以牢之為征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共襲玄期以明旦值余日大霧府門晚開日盱敬宣不至牢之謂所謀已泄率部曲向白洲欲奔廣陵而敬宣還京口迎家牢之尋求不得謂已為玄所擒乃自縊死敬宣奔喪哭畢即渡江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陽往來長安各以子弟為質求救於姚興與與之符信今關東募兵得數千人復還至彭城聞收聚義故遺孫無絡討冀州刺史劉軌軌要敬宣雅之等去據

南史那作

陽破之不對又進昌平澗戰不利眾各離散乃俱奔鮮卑慕容德敬宣數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九土服之既覺喜曰九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諸省封并要鮮卑大帥免遠謀滅德推休之為主尅日垂發時劉軌為德司空大被委任雅之又欲要軌敬宣曰此公年老吾觀其有安齊志必不動不可告也雅之以為不然遂告軌軌果不從謀頗泄相與殺軌而去至淮泗間會高祖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左右疑其詐敬宣曰吾固知其然矣下邳不誘我也即便馳還既至京師以敬宣為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襲封武岡縣男是歲安帝元興三年也桓歆率氏賊楊秋寇歷陽敬宣與建威將軍諸葛長民大破之歆單騎走渡淮斬楊秋於練固而還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敬宣固辭言於高祖曰讎恥既雪四海清蕩所願反身艸澤以終餘年恩遇不遣遂

復僂俛卽目所忝已爲優渥且盤龍無忌猶未遇寵賢二弟位任尚卑一朝先之必貽朝野之責不許敬宣既至江州課集軍糧搜召舟乘軍戎要用常有儲擬故缺征諸軍雖失利退據因之每卽振復其年桓玄兄子亮自號江州刺史寇豫章亮又遣符宏寇廬陵敬宣並討破之初劉毅之少也爲敬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人非常之才當別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爲人豪邪其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之深以爲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乃使人言於高祖曰劉敬宣父子忠國旣昧今又不豫義始猛將勞臣方須叙報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忘平生欲相申起者論資語事正可爲員外常

已授其郡實爲過優尋知復爲江州尤所駭惋敬宣愈不帝反正自表解職於是散徹賜給宅宇月給錢三

三缺字

寵任欲

十萬高祖數引與遊宴恩款周洽所賜錢帛車馬及器服玩好莫與比焉尋除冠軍將軍宣城內史襄城太守宣城多山縣郡舊立屯以供府郡費用前人多發調工巧造作器物敬宣到郡悉罷私屯唯伐竹木治府舍而已亡叛多首出遂得三千餘戶高祖方大相寵任先令立功義熙三年表遣敬宣率衆五千伐蜀國子博士周祗書諫高祖曰自義旗之建所征無不必克此可謂天人交助信順之徵也今大難已夷君臣俱泰頃五穀轉豐民無饑苦劫盜之患亦爲弭息此誠漸足無事宜大寧治本蜀賊宜平六合宜一非爲不爾也古人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萬有餘里沂流天險動經時歲若此軍直指成都徑禽譙氏者復是將帥奮威一快之舉耳然益土荒殘野無青艸成都之內殆無孑遺計得彼利與今行軍之費不足相補也而今往艱險雨雪

宋書四十七

方降驅三州三吳之人投之三巴三蜀之士其中疾病死亡豈可稱計此一疑也賊必不守窮城將決力戰今我徃勞困彼來甚逸若忽使師行不利人情波駭大勢挫衄此二疑也且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況今涉險萬里所在無儲若兵不解運漕不繼雖韓白之將何以成功此三疑也今云可征者云彼親離眾叛愚謂不然彼以一匹夫而能致今日之事若眾力離散亦何以至此官所遣兵皆烏合受募之人亦必無千人一心有前無退矣爲治者固先定其內而理其外先安其近而懷其遠自頃狂狡不息誅戮相繼未可謂人和也天險如彼未可謂地利也毛修之家讎不雪不應以得死爲限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報今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而忘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未安闕門之外非所宜豫苟其有心不覺披盡不從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郡如故既入

分遣振武將軍巴東太守溫仲以二千人揚聲外水自率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由墊江而進敬宣率先士卒轉戰而前達遂寧郡之黃虎去成都五百里僞輔國將軍譙道福等悉眾距險相持六十餘日大小十餘戰賊固守不敢出敬宣不得進食糧盡軍中多疾疫死者大半引軍還譙縱送毛瓚一門諸喪其妻文處茂母何并諸士人喪柩浮之中流敬宣皆拯接致歸爲有司所奏免官削封三分之一五年高祖伐鮮卑除中軍諮議參軍加冠軍將軍從至臨朐慕容超出軍距戰敬宣與兗州刺史劉藩等奮擊大破之龍驤將軍孟龍符戰沒敬宣并領其眾圍廣固屢獻規略盧循過京師敬宣分領鮮卑虎班突騎置陣甚整循等望而畏之遷使持節督馬頭淮西諸軍郡事鎮蠻護軍淮南安豐二郡太守梁國內史將軍如故循既走仍從高祖南

討轉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敬宣寬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
 無事不善時尚書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相遇便
 盡禮著歡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於人而傾蓋於萬壽何也混曰
 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耶
 初敬宣回師於蜀劉毅欲以重法繩之高祖既相任待又何無忌
 明言於毅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若必文致為戮已當入朝以廷
 議決之毅雖止猶謂高祖曰夫生平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
 龐萌曹公失之於孟卓公宜深慮之毅出為荊州謂敬宣曰吾忝
 西任欲屈卿為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禍及以告高祖
 高祖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出為使持節督北青州軍郡
 事征虜將軍北青州刺史領清河太守尋領冀州刺史時高祖西
 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狼兵
 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
 曰下官自義熙以來首尾十載遂忝三州七郡今此杖節常懼福
 過禍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遣使呈長民書高祖
 謂王延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也十一年正月進號右將軍司馬道
 賜者晉宗室之賤屬也為敬宣參軍至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道賜
 乃陰結同府辟閭道秀及左右小將王猛子等謀反道賜自號齊
 王以道秀為青州刺史規據廣固舉兵應休之敬宣召道秀有所
 論因屏人左右悉出戶猛子逡巡在後取敬宣備身刀殺敬宣時
 年四十五文武佐吏即討道賜猛子等皆斬之先是敬宣未死嘗
 夜與僚佐宴集空中有放一隻芒屨於坐中墜敬宣食盤上長三
 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項之而敗喪至高祖臨哭甚哀
 子祖嗣宋受禪國除

檀祗字恭叔高平金鄉人左將軍欽第二弟也少爲孫無終輔國參軍隨無終東征孫恩屢有戰功復爲王誕龍驤參軍從高祖克京城參建武軍事至羅落檀馮之戰沒之後仍以馮之所領兵配祗京邑旣平參鎮軍事加振武將軍隸振武大將軍道規追討桓玄每戰克捷江陵平定道規遣祗征湏沔亡命桓道兒張靖符嗣等皆悉平之除龍驤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又爲寧朔將軍竟陵太守不拜破桓亮於長沙符宏於湘東武陵內史庾悅疾病道規以祗代悅加寧朔將軍封西昌縣侯食邑千戶五年入爲中書侍郎盧循逼京邑加輔國將軍領兵屯西明門外循退走祗率所領步道援江陵未發遇疾停八年遷右衛將軍出爲輔國將軍宣城內史卽本號督江北淮南軍郡事青州刺史廣陵相進號征虜將軍加節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數百

得過淮因天夜陰闇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上廳事祗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敗乃入祗語左右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曉必走矣賊聞鼓鳴謂爲曉於是奔散追討殺百餘人祗降號建武將軍十一年進號右衛將軍十二年高祖北伐而亡命司馬缺寇涂治或中秦郡太守劉基求救分軍掩討卽破斬之十四年宋國初建天子詔曰宋國始立內外州創禁旅王要總司須才右將軍祗可爲宋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祗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內遷甚不得志發疾不自治其年卒廣陵時年五十一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謚曰威侯子獻嗣元熙中卒無子祗次子朗紹封朗卒子宣明嗣宣明卒子逸嗣齊受禪國除史臣曰劉敬宣與高祖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興復之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義止於人存飾終之數無聞

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者將有以乎

平正十七... 將軍... 恩禮... 厚薄... 將有以乎... 將軍... 恩禮... 厚薄... 將有以乎... 將軍... 恩禮... 厚薄... 將有以乎...

宋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八

朱齡石 齡石弟 超石

毛脩之

傅弘之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家世將帥祖騰建威將軍吳國內史伯父憲及斌並為西中郎表真將佐憲為梁國內史斌為汝南內史大司馬桓温伐真於壽陽真以憲兄弟與温潛通並殺之齡石父綽逃走歸温攻戰常居先不避矢石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温怒將斬之温弟冲苦請得免綽為人忠烈受冲更生之恩事冲如父參冲車騎軍事西陽廣平太守及冲薨綽歐血死冲諸子遇齡石如兄弟齡石少好武事頗輕佻不治崖檢舅淮南蔣氏

壽陽地屬

人才儻劣齡石使舅臥於廳事一頭剪紙方一寸帖著舅枕自以
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雖危懼戰慄為畏齡石終
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往割之舅即死初為殿中將
軍常追隨桓脩兄弟為脩撫軍參軍在京口高祖克京城以為建
武參軍從至江乘戰齡石言於高祖曰世受桓氏厚恩不容以兵
刃相向乞在軍後高祖義而許之事定以鎮軍參軍遷武康令加
寧遠將軍喪亂之後武康人姚係祖招聚亡命專為劫盜所居險
阻郡縣畏憚不敢討齡石至縣偽與係祖親厚召為參軍係祖恃
其兄弟徒黨彊盛謂齡石必不敢圖已乃出應召齡石潛結腹心
知其居北塗徑乃要係祖宴會叱左右斬之乃率吏人馳至其家
掩其不備莫有得舉手者悉斬係祖兄弟殺數十人自是一郡得
清高祖又召為參軍補徐州主簿遷尚書都官郎尋復為參軍從

征鮮卑坐事免官廣固平復為參軍盧循至石頭領中軍循選敢
死之士數千人上南岸高祖遣齡石領鮮卑步稍過淮擊之率厲
將士皆殊死戰殺數百人賊乃退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高祖
甚親委之盧循平以為寧遠將軍寧蠻護軍西陽太守義熙八年
高祖西伐劉毅齡石從至江陵九年遣諸軍伐蜀令齡石為元帥
以為建威將軍五州刺史率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
太守劉鐘龍驤將軍朱林等凡二萬人發自江陵尋加節益州諸
軍事初高祖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
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
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陔其計今以大衆自外
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
別有函書全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

南史虎作
武下同

南史無
輝作暉
作模下同

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
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
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兼其前將軍秦州刺
史侯輝尚書僕射蜀郡太守譙詵等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為城
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阻衆多咸欲先攻其
南齡石曰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
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七月齡石率劉鍾荆恩等攻城詰朝戰至
日晏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侯輝譙詵仍回軍以麾南城即時散
潰凡斬大將十五級諸營守以次土崩衆軍乃舍船步進龍驤將
軍臧熹至廣漢病卒朱林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乘船陷牛脾
城斬其大將譙撫譙縱聞諸處盡敗奔於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
偽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王師道福聞彭模不守率精銳五千

兼行來赴聞縱已走道福衆亦散乃逃於獠中巴西民杜瑤縛送
之斬於軍門桓謙弟恬隨謙入蜀為寧蜀太守至是亦斬焉高祖
之伐蜀也將謀元帥而難其人乃舉齡石衆咸謂自古平蜀皆雄
傑重將齡石資名尚輕慮不辦克諫者甚衆高祖不從乃分大軍
之半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咸服高祖之知人又美
齡石之善於其事齡石遣司馬沈叔任戍涪蜀人侯產德作亂攻
涪城叔任擊破之斬產德初齡石平蜀所戮止縱一祖之後產德
事起多所連結乃窮加誅剪死者甚衆進號輔國將軍尋進監益
州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寧六郡諸軍事以平蜀
功封豐城縣侯食邑千戶十一年徵為太尉諮議參軍加冠軍將
軍十二年北伐遷左將軍本號如故配以兵力守衛殿省劉穆之
甚加信仗內外諸事皆與謀焉高祖還彭城以齡石為相國右司

馬十四年安西將軍桂陽公義真被徵以齡石持節督關中諸軍
事右將軍雍州刺史救齡石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齡
石亦舉城奔走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齡石自潼關率餘眾
就敬先虜斷其水道眾渴不能戰城陷虜執齡石及敬先還長安
見殺時年四十子景符嗣景符卒子祖宣嗣坐輒之封八年不反
及不分姑國秩奪爵更以祖宣弟隆紹封齊受禪國除齡石弟超
石亦果銳善騎乘雖自出將家兄弟並閑尺牘桓謙為右將軍以
補行參軍又參何無忌輔國右軍軍事徐道覆破無忌得超石以
為參軍至石頭超石說其同舟人乘單舸走歸高祖高祖甚喜之
以為徐州王簿超石收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遷車騎參軍事尚
書都官郎尋復補中兵參軍寧朔將軍沛郡太守西伐劉毅使
石率步騎出江陵未至而毅平及討司馬休之遣冠軍將軍

濟及超石步軍出大簿魯宗之間超石且至自率軍逆之未戰而
江陵平從至襄陽領新野太守追宗之至南陽而還義熙十二年
北伐超石前鋒入河索虜托跋嗣姚興之婿也遣弟黃門郎鵝青
冀州刺史安平公乙旃眷襄州刺史托跋道生青州刺史阿薄干
步騎十萬屯河北常有數千騎緣河隨大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
岸牽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虜所殺略遣軍裁過岸
虜便退走軍還即復東來高祖乃遣白直隊王丁賁率七百人及
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
士事畢使豎一白氍毹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並未動高
祖先命超石馳往赴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蓋二十人設彭排於
轅上虜見營陣既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虜虜以眾
少兵弱四面俱至嗣又遣南平公托跋嵩二萬騎至遂內薄攻營

於是百弩俱發又選善射者叢箭射之虜衆既多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齋大鎚并千餘張稍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虜虜衆不能當一時奔潰臨陣斬阿薄干首虜退還平城超石率胡蕃劉榮祖等追之復爲虜所圍奮擊盡日殺虜千計虜乃退走高祖又遣振武將軍徐猗之五千人向越騎城虜圍猗之以長戟結陣超石赴之未至悉奔走大軍進克蒲坂以超石爲河東太守戍守之賊以超石衆少復還攻城超石戰敗退走數日乃及大軍高祖自長安東還超石常令人水道至彭城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擾亂高祖遣超石慰勞河洛始至蒲坂值齡石自長安東走至曹公壘超石濟河就之與齡石俱沒爲佛佛所殺時年三十七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武人也祖虎生伯父璩並益州刺史父瑾

南史作

梁秦二州刺史脩之有大志頗讀史籍荆州刺史殷仲堪以爲寧遠參軍桓玄克荆州仍爲玄佐歷後軍太尉相國參軍解音律能騎射玄甚遇之及篡位以爲屯騎校尉隨玄西奔玄敗於崢嶸洲復還江陵人情離散議欲西奔漢川脩之誘令入蜀馮遷斬玄於枚回洲脩之力也晉安帝反正於江陵除驍騎將軍下至京師高祖以爲鎮軍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旬月遷右將軍既有斬玄之謀又伯父並有蜀土高祖欲引爲外助故頻加策爵及父瑾爲譙縱所殺高祖表爲龍驤將軍配給兵力遣令奔赴又遣益州刺史司馬榮期及文處茂時延祖等西討脩之至宕渠榮期爲參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鎮軍將軍巴州刺史脩之退還白帝承祖自下攻之不拔脩之使參軍嚴綱等收兵衆漢嘉太守馮遷率兵來會討承祖斬之時文處茂猶在巴郡脩之遣振武將軍張季仁五

南史回作

南史有作

百兵係處茂等荊州刺史道規又遣奮武將軍原導之領千人受脩之節度脩之遣原導之與季仁俱進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脩之下都上表曰臣聞在生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途已竭所以未淪於泉壤借命於朝露者以日月貞照有兼暎之輝庶憑天威誅夷讎逆自提戈西赴備嘗時難遂使齊斧停柯狡豎假息誠由經路有暨亦緣制不自己撫影窮號泣望西路益州刺史陋始以四月二十九日達巴東頓白帝以侯廟略可乘之機宜踐投袂之會屢懇臣雖效死寇庭而理絕救援是以東骸載馳訴冤象魏昔宋害申丹楚莊有遺履之憤况忘家殉國豈有臣門節冠風霜人所矜悼伍員不虧君義而申包不忘國艱侯會佇鋒因時乃發今臣庸踰在昔未蒙宵邁之旗是以仰辰極以希照眷西土以灑淚也公私懷取仰望洪恩豈宜遂享名器此庸人

伍求情既所不容卽實又非所繼但以方仗威靈要須綜攝乞解金紫寵私之榮賜以鷹揚折衝之號臣之於國理無虛請自臣涉道情慮荒越疹毒交纏常慮性命隕越要當躬先士卒身馳賊庭手斬凶醜以攄莫大之變然後就死之日卽化如歸闔門靈爽豈不謝先帝於玄宮高祖哀其情事乃命冠軍將軍劉敬宣率文處茂時延祖諸軍伐蜀軍次黃虎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送脩之父伯及中表喪口累並得俱還盧循逼京邑脩之服未除起爲輔國將軍尋加宣威內史戍姑孰爲循黨阮賜所攻擊破之循走劉毅還姑孰脩之領毅後軍司馬坐長置吏僮免將軍內史官毅西鎮江陵以爲衛軍司馬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脩之雖爲毅將佐而深自結高祖高祖討毅先遣王鎮惡襲江陵脩之與諮議參軍任集之等並力戰高祖宥之時遣朱齡石伐蜀脩之固求行高祖慮脩之

至蜀必多所誅殘土人既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故不許還都除黃門侍郎復為右衛將軍脩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廟時蔣山廟中有佳牛好馬脩之並奪取之高祖討司馬休之以為諮議參軍冠軍將軍領南郡相高祖將伐羌先遣修之復苟陂起田數千頃及至彭城又使營立府舍轉相國右司馬將軍如故時洛陽已平即本號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西州事戍洛陽修治城壘高祖既至案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計值二十萬先是劉敬宣女嫁高祖賜錢三百萬雜絲千匹時人並以為厚賜王鎮惡死脩之代為安西司馬將軍如故值桂陽公義真已發長安為佛佛虜所邀軍敗脩之與義真相失走將免矣始登一坂坂甚高峻右衛軍人叛走已上坂嘗為脩之所罰者以戟擲之傷頤因墜坂遂為佛佛所禽佛佛死其子赫連昌為索虜托跋所獲脩之并

作護

初脩之在洛敬事嵩高山寇道士道士為熹所信敬營之故

得不死遷於平城脩之嘗為羊羹以薦虜尚書尚書以為絕味獻

之於熹熹大喜以脩之為太官令稍被親寵遂為尚書光祿大夫

南郡公太官令尚書如故其後朱脩之沒虜亦為熹所寵脩之相

得甚歡脩之問南國當權者為誰朱脩之答云殷景仁脩之笑曰

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得歸罪之日便應巾幘到門邪經年不忍

問家消息久之乃詭訪脩之具答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為時

人所稱脩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亦不復反

初荒人去來言脩之勸誘熹侵邊并教熹以中國禮制太祖甚疑

責之脩之後得還具相申理上意乃釋脩之在虜中多畜妻妾男女

甚多元嘉二十三年死於虜中時年七十二元矯歷宛陵江乘溧陽令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傅氏舊屬靈州漢末郡境為虜所侵

南史尚書作常

詭疑訊

南史脩之上有朱

南史祗字
在高祖下

南史詔作
款下同

失土寄寓馮翊置泥陽富平二縣靈州廢不立故傅氏悉屬泥陽
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傅氏悉屬靈州弘之高祖晉司徒
祗後封靈州公不欲封本縣故祗一門還復泥陽曾祖暢祕書丞
沒胡生子洪晉穆帝永和中胡亂得還洪生詔梁州刺史散騎常
侍詔生弘之少儻有大志為本州主簿舉秀才不行桓玄將篡
新野人庾仄起兵於南陽襲雍州刺史馮該該走弘之時在江陵
與仄兒子彬謀殺荊州刺史桓石康以荊州刺史應仄彬從弟宏
知其謀以告石康石康收彬殺之繫弘之於獄桓玄以弘之非造
謀又白衣無兵衆原不罪義旗建輔國將軍道規以為參軍寧遠
將軍魏興太守盧循作亂桓石綏自洛甲口自號荊州刺史徵陽
令王天恩自號梁州刺史襲西城時詔為梁州遣弘之討石綏等
並斬之除太尉行參軍從征司馬休之署後郢賊曹仍為建威將

軍順陽太守高祖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軍自武關
入偽上洛太守缺脫奔走進據藍田招懷戎晉晉人龐斌之戴奉
胡人康橫等各率部落歸化弘之素善騎乘高祖至長安弘之於
姚弘馳道內緩服戲馬或馳或驟往反二十里中甚有姿制羌胡
聚觀者數千人並驚惋歎息初上馬以馬鞭柄策挽致兩股內及
下馬柄孔猶存進為桂陽公義真雍州治中從事史除西戎司馬
寧朔將軍略陽太守徐師高反叛弘之討平之高祖歸後佛佛偽
太子赫連瓌率衆三萬襲長安弘之又領步騎五千於池陽又破
之殺傷甚衆瓌又抄掠渭南弘之又於寡婦人渡破瓌獲賊三百
掠七千餘口又義真東歸佛佛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身貫
甲冑氣冠三軍軍敗陷沒佛佛逼令降弘之不為屈時天寒裸弘
之弘之叫罵見殺時年四十二

元各問

史臣曰三代之隆畿服有品東漸西被無遺遐荒及漢氏闢土通譯四方風教淺深優劣已遠晉室播遷來宅揚越關朔遙阻龍沂遐荒區甸分其內外山河判其表裏而羌戎雜合久絕聲教固宜待以荒服羈縻而已也若其懷道畏威奉王受職則通以書軌班以王規若負其阻遠屈疆邊垂則距險閉關禦其寇暴桓溫一世英人志務晉鼎自非兵屈西湖戰劔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季允集高祖無周世累仁之基欲力征以君四海實須外積武功以收天下人望止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高昔人地未闢於東晉威獨振於江南然後可以變國情慝民志撫歸運而膺寶策豈不知秦川不足供養百二難以傳後哉至舉咸陽而棄之非失筭也此四將藉歸衆難固之情已至於俱陷為不幸矣

列傳第四十八

晉書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列傳第九

孫處

蒯恩

劉鐘

虞丘進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也籍注季高故字行於世少任氣高祖東征孫恩季高義樂隨高祖平定京邑以為振武將軍封新夷縣五等侯廣固之役先登有功盧循之難於石頭扞柵戍越城查浦破賊於新亭高祖謂季高曰此賊行破應先傾其巢窟今奔走之日無所歸投非卿莫能濟事遣季高率衆三千汎海襲番禺初賊不以海道為防季高至東衝去城十餘里城內猶未知循守戰士

及古開

猶有數千人城池甚固季高先焚舟艦悉力登岸會天大霧四面
陵城卽日克拔循父擬長史孫建之司馬虞虓夫等輕舟奔始興
卽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討平始興南康臨賀始安嶺表諸郡
循於左里奔走而衆力猶盛自嶺道還襲廣州季高拒戰二十餘
日循乃破走所殺萬餘人追奔至鬱林會病不得窮討循遂得走
向交州義熙七年四月季高卒於晉康時年五十三追贈龍驤將
軍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食邑千戶九年高祖念季高之功乃表
曰孫季高嶺南之勲已蒙褒贈臣更思惟慮循稔惡一紀據有全
域若令根本未拔投奔有所招合餘燼猶能爲虞縣師遠討方勤
廟筭而季高汎海萬里投命洪流波激電邁指日邁至遂奄定南
海覆其巢窟使循進退靡依輕舟遠迸曾不旬月妖凶殲殄蕩滌
之功實庸爲大往年所贈猶爲未優愚謂宜更贈一州卽其本號

唐令忠勳不湮勞臣增厲重贈交州刺史將軍如故子宗世卒子
欽公嗣欽公卒子彥祖嗣齊受禪國除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高祖征孫恩縣差爲征民充乙士使伐
馬芻恩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
奈何克馬士高祖聞之卽給器仗恩大喜自征妖賊嘗爲先登多
斬首級旣習戰陣膽力過人誠心忠謹未嘗有過失甚見愛信於
婁縣戰箭中左目從平京城進定京邑以寧遠將軍領幢隨振武
將軍道規西討虜桓仙客克偃月壘遂平江陵義熙二年賊張堅
據應城及恩擊破之封都鄉侯從伐廣固又有戰功盧循逼京邑
恩戰於查浦賊退走與王仲德等追破循別將范宗民於南陵循
旣走還廣州恩又領千餘人隨劉藩追徐道覆於始興斬之遷龍
驤將軍蘭陵太守高祖西征劉毅恩與王鎮惡輕軍襲江陵事在

鎮惡傳以本官爲太尉長兼行參軍領衆二千隨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至彭模恩所領居前大戰自朝至日晏勇氣益奮賊破走進平成都擢爲行參軍改封北至縣五等男高祖伐司馬休之及魯宗之恩與建威將軍徐達之前進達之敗沒恩陳於隄下宗之子軌乘勝擊恩矢下如雨呼聲震地恩整厲將士置陣堅嚴軌屢衝之不動知不可攻乃退高祖善其能將軍持重江陵平定復追魯軌於石城軌棄城走恩追至襄陽宗之奔羌恩與諸將追討至魯陽關乃還恩自從征討每有危急輒率先諸將常陷堅破陣不避艱險凡百餘戰身被重瘡高祖錄其前後功勞封新寧縣男食邑五百戶高祖世子爲征虜將軍恩以大府佐領中兵參軍隨府轉中兵參軍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而自稱爲鄙人撫待士卒甚有紀綱衆咸親

附之遷諮議參軍轉輔國將軍淮陵太守世子開府又爲從中郎轉司馬將軍太守如故入關迎桂陽公義真義真還至青溪爲佛佛虜所追恩斷後方戰連日義真前軍奔散恩軍人亦盡爲虜所執死於虜中子國才嗣國才卒子慧度嗣慧度卒無子國除劉鍾字世之彭城彭城人也少孤依鄉人中山太守劉回共居幼有志力常慷慨於貧賤隆安四年高祖伐孫恩鍾願從餘姚浹口攻句章海鹽婁縣皆摧堅陷陣每有戰功爲劉牢之鎮北參軍督護高祖每有戎事鍾不辭艱劇專心盡力甚見愛信義旗將建高祖版鍾爲郡王簿明日從入京城將向京邑高祖命曰預是彭沛鄉人赴義者並可依劉王簿於是立爲義隊恒在左右連戰皆捷明日桓謙屯於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高祖疑賊有伏兵顧視左右止見鍾謂之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率部下稍往撲之鍾

南史下有

應聲馳進果有伏兵數百一時奔走桓玄西奔其夕高祖止桓謙
故營遣鍾宿據東府轉鎮軍參軍督護桓歆寇歷陽遣鍾助豫州
刺史魏詠之討之歆即奔進除南齊國內史封安縣五等侯自陳
情事改葬父祖及親屬十喪高祖厚加資給轉騎長史兼行參軍
司馬叔璠與彭城劉謐劉懷玉等自蕃城攻鄒山魯郡太守徐邕
失守鍾率軍討平之從征廣固孟龍符陷沒鍾率左右直入取其
尸而反除振武將軍中兵參軍代龍符領廣州太守盧循逼京邑
徐赤軍違處分敗於南岸鍾率麾下柵身被重創賊不得入循
南走鍾與輔國將軍王仲德追之循先留別帥范宗民以精兵高
艦據南陵夾屯兩岸鍾自行覘賊天霧賊鈎得其舸鍾因率左右
艦攻尸賊據閉尸屯之鍾乃徐還與仲德攻崇民崇民敗走鍾追
討百里燒其船乘又隨劉藩追徐道覆於始興斬之補太尉行參

南史作拒
宗下作崇

南史作虎

軍將軍下邳太守代孟懷玉領石頭戍事高祖討劉毅鍾率
軍繼王鎮惡江陵平定仍隨朱齡石伐蜀為前鋒由外水至於彭
模去成都二百里偽冠軍征討督護譙元等兩岸連營層樓重柵
眾號三萬鍾於時脚疾不能行齡石乃詣鍾謀曰今天時盛熱而
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計其人情恇捷必不久安
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隙而乘之乃可捷事然決機兩陳公本
有所委卿意謂何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眾向內水譙道福不敢
舍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今阻兵守險是
其懼不敢戰非能持久堅守也因其凶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鼓
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今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
并來力距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當為蜀
子虜耳齡石從之明日進攻陷其二城斬其大將侯輝譙詵逕平

成都以廣固功封永新縣男食邑五百戶遷給事中太尉參軍事
龍驤將軍高陽內史領石頭戍事高祖討司馬休之前軍將軍道
憐留鎮東府領屯兵冶亭羣盜數百夜襲鍾壘炬擊破之時大軍
外討京邑擾懼鍾以不能鎮退降號建威將軍平蜀功應封四百
戶男以先有封爵減戶以賜次子敬順高昌縣男食邑百戶尋復
本號龍驤將軍十二年高祖北伐復留鎮居守增其兵力又命府
置佐吏荊州刺史道憐獻名馬三匹并精麗乘具高祖悉以賜鍾
三子十四年遷右衛將軍龍驤將軍如故元熙元年卒時年四十
三子敬義嗣敬義官至馬頭太守卒子國重嗣齊受禪國除鍾次
子高昌男敬順卒子國須嗣須卒無子國除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郟人也少時隨謝玄討苻堅有功封關內侯
隆安中從高祖征孫恩戍句章城被圍數十日無日不戰身被

創至餘姚阿浦破賊張驃追至海鹽故治及婁縣於蒲濤口與孫
恩水戰又被重創追恩至鬱州又至石鹿頭還海鹽大枉頻戰有
功元興元年又從高祖東征臨海於石步固與盧循相守二十餘
日二年又從高祖至東陽破徐道覆其年又至臨松穴破賊追至
永嘉千江又至安固累戰皆有功三年從平京城定京邑除燕國
內史義熙二年除龍驤將軍封龍川縣五等侯從高祖伐廣固於
臨朐破賊盧循逼京邑孟昶詣葛長民等建議奉天子過江進廷
議不可面折昶等高祖甚嘉之獻計伐樹樹柵石頭除鄱陽太守
將軍如故統馬步十八隊於東道出鄱陽至五畝嶠循遣將英糾
爲上饒令千餘人守故城進攻破之循又遣童敏之爲鄱陽太守
據郡進從餘干步道趣鄱陽敏之退走追破之斬首數百復隨劉
藩至始興討斬徐道覆八年除寧蠻護軍尋陽太守領文武二年

從征劉毅事平補太尉行參軍尋加振威將軍九年以前後功封望蔡縣男食邑五百戶加龍驤將軍討司馬休之又有戰功軍還除輔國將軍山陽太守宋臺令書除秦郡太守督陳留郡事將軍如故元熙二年宋王令書以為高祖第四子義康右將軍司馬永初二年遷太子右衛率明年卒官時年六十追論討司馬休之功進爵為子增邑三百戶子耕嗣耕卒子襲祖嗣襲祖卒世寶嗣齊受禪國除

世上疑有子

史臣曰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諸將並起自豎夫出於阜隸芻牧之下徒以心一乎主故能奮其鱗翼至於推鋒轉戰百死而不顧一生蓋由其心一也遂饗封侯之報詩人之言信矣

宋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九終

魏州中鳳圖氏書南南

宋書卷五十

列傳第十

胡藩

劉康祖

垣護之

張興世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祖隨散騎常侍父仲任治書侍御史藩少孤居喪以毀稱太守韓伯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州府辟召不就須二弟冠婚畢乃參郗恢征虜軍事時殷仲堪為荊州刺史藩外兄羅介生為仲堪參軍藩請假還過江陵省介生仲堪要藩相見接待甚厚藩因說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崇待太過非將來之計也仲堪色不悅

南史見下
有之
下疑脫父叔

南史介生
全下同

魏州中鳳圖氏書南南

南史之
作大

藩退而謂介生曰倒戈授人必至之禍若不早規去就後悔無及
玄自夏口襲仲堪藩參玄後軍軍事仲堪敗介生果以附從及禍
藩轉參太尉將軍相國軍事義旗起玄戰敗將出奔藩於南掖門
捉玄馬控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一旦捨此欲
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馬鞭指天而已於是奔散相失追及玄於蕪
湖玄見藩喜謂張須無曰卿州故為多士余乃復見王叔治桑落
之戰藩艦被燒全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方得登岸義軍既迫不
復得西乃還家高祖素聞藩直言於殷氏又為玄盡節召為員外
散騎侍郎參軍軍事從征鮮卑賊屯聚臨朐藩言於高祖曰賊屯
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克趙也
高祖乃遣檀韶與藩等潛往既至即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
還保廣固累月將拔之夜佐史並集忽有鳥大如鷲蒼黑色飛入

南史全
作并

高祖帳裏皆駭愕以為不祥藩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胡虜

我大吉之祥也明日攻城陷之從討盧循於左里頻戰有功封吳
平縣五等子除正員郎尋轉寧遠將軍鄱陽太守從伐劉毅毅初
嘗之荊州表求東道還京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高祖出倪
塘會之藩勸於坐殺毅高祖不從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
無今舉也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為參軍加建武將軍領游軍於江
津徐逵之敗沒高祖怒甚即日於馬頭岸渡江而江津岸峭壁立
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高祖呼藩令上藩有疑色高祖奮
怒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藩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
少容脚指於是徑上隨之者稍多既得登岸殊死戰賊不能當引
退因而乘之一時奔散高祖伐羌假藩寧朔將軍參太尉軍事統
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藩重艦渡北岸索虜牽得此艦取其器物藩

南史
重艦
度北岸

南史平作

氣厲心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逕往河北賊騎五六百見潘來
並笑之潘素善射登岸射賊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賊皆奔退悉收
所失而反又遣潘及朱超石等追索虜於平城虜騎數重潘及超
石所領皆割配新軍不盈五千率厲力戰大破之又與超石等擊
姚業於蒲坂超石失利退還潘收超石所捨資實徐行而反業不
敢追高祖還彭城參相國軍事時盧循餘黨與蘇滂賊大相聚結
以為始興相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陽山縣男食邑五百戶
少帝景平元年坐守東府開掖門免官尋復其職四年遷建武將
軍江夏內史七年徵為遊擊將軍到彥之北伐南兗州刺史長沙
王義欣進據彭城潘出戍廣陵行府州事轉太子左衛率十年卒
時年六十二謚曰壯侯子隆世嗣官至西陽太守隆世卒子乾秀
嗣潘庶子六十人多不遵法度潘第十四子遵世為城質寧遠參

軍去職還家與孔熙先曰逆謀高祖以潘功臣不欲顯其事使江
州以他事收殺之二十四年潘第十六子誕世第十七子茂世率
群從二百餘人攻破郡縣殺太守桓隆之令諸葛和之欲奉庶人
義康值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討平之誕世兄車騎參軍新興
太守景世景世弟寶世詣廷尉歸罪竝徙遠州乾秀奪國世祖初
徙者竝得還

劉康祖彭城呂人世居京口伯父簡之有志幹為高祖所知高祖
將謀興復收集才力之士嘗再造簡之值有賓客簡之悟其意謂
弟虔之曰劉下邳頻再來必當有意既不得共語汝可試往見之
既至高祖已克京城虔之即便投義簡之聞之殺耕牛會聚徒眾
率以赴高祖簡之歷官至通直常侍少府太尉咨議參軍簡之弟
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義熙末為始興相東海人徐道期流寓

廣州無士行爲僑舊所陵侮因刺史謝欣死合率群不逞之徒作亂攻沒州城殺士庶素憾者百餘傾府庫招集亡命出攻始興謙之破走之進平廣州誅其黨與仍行州事卽以爲振威將軍廣州刺史後爲太中大夫虔之誕節不營產業輕財好施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魯宗之等遣參軍檀道濟朱超石步騎出襄陽虔之時爲江夏相率府郡兵力出涓城屯三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爲宗之子軌所襲衆寡不敵參軍孫長庸流涕勸還軍虔之厲色曰我仗順伐孽理無不克如其不幸命也戰敗見殺追贈梁秦二州刺史封新庸縣男食邑五百戶康祖虔之子也襲封爲長沙王義欣鎮軍參軍轉員外散騎侍郎便弓馬膂力絕人在閭里不治士業以浮蕩蒲酒爲事每犯法爲郡縣所錄輒越屋踰墻莫之能禽夜入人家爲有司所圍守康祖突圍而出並莫敢追因夜

南史軌作

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日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錄之府州執事者並證康祖其夕在京口遂見無恙前後屢被糾劾太祖以勲臣子每原貸之爲員外郎十年再坐樗蒲戲免轉太子左積弩將軍隨射聲校尉裴方明西征仇池與方明同下廷尉康祖免官頃之世祖爲豫州刺史鎮歷陽以康祖爲征虜中兵參軍旣被委任折節自脩轉太子翊軍校尉久之遷南平王鑠安蠻府司馬元嘉二十一年春索虜託拔熹親率大衆攻圍汝南太祖遣諸軍救援康祖總統爲前驅軍次新蔡與虜戰俱前百餘里濟融水虜衆大至奮擊破之斬僞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真去縣瓠四十里熹燒營退走轉左軍將軍太祖欲大舉北伐康祖以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以河北義徒竝起若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志不許其年秋蕭斌王玄暮沈慶之等入河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玄暮等敗

宋各著作
謨下同

歸虜引大衆南度南平王鑠在壽陽上慮爲虜所圍召康祖速反
康祖回軍未至壽陽數十里會虜永昌王庫仁真以長安之衆八
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尉武康祖凡有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附山
依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吾受命本朝清蕩河洛寇今自送不復
遠勞王師犬羊雖多實易摧滅吾兵精器練去壽陽裁數十里援
軍尋至亦何患乎乃結軍營而進虜四面來攻大戰一日一夜殺
虜填積虜分衆爲三且休且戰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率厲將士
無不一當百虜死者大半會矢中頸死於是大敗舉營淪覆爲虜
所殺盡自免者裁數十人虜傳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胡盛之爲
虜生禽託跋燾寵之常在左右盛之有勇力初爲長沙王義欣鎮
軍參軍督護討劫譙郡縣西劫有馬步七十逃隱深榛盛之挺身
獨進手斬五十八級二十八年詔曰康祖班師尉武戎律靡忒對

衆以寡殲殄大半猛氣雲騰志申力屈沒世徇節良可嘉悼宜加

甄寵以旌忠烈可贈益州刺史謚曰壯勇傳國至齊受禪國除

垣護之字彥宗畧陽桓道人也祖敞仕苻氏爲長樂國郎中令慕

容德入青州以敞爲車騎長史德兄子超襲僞位伯父遵父苗復

見委任遵爲尚書苗京兆太守高祖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降竝以

爲太尉行參軍太祖元嘉中遵爲員外散騎常侍苗屯騎校尉護

之少儻不拘小節形狀短陋而氣幹彊果從高祖征司馬休之

爲世子中軍府長史兼行參軍永初中補奉朝請元嘉初爲殿中

將軍隨到彥之北伐彥之將回師護之爲書諫曰外聞節下欲回

師反旆竊所不同何者殘虜畏威望風奔迸八載侵地不戰克復

方當長驅朔漠窮掃遺醜况乃自送無假遠勞宣使竺靈秀速進

滑臺助朱脩之固守節下大軍進擬河北則牢落遊魂自然奔退

且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者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况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是朝廷受任之旨彥之不納散敗而歸太祖聞而善之以補江夏王義恭征北行參軍北高平太守以載禁物繫尚方久之蒙宥又補衡陽王義季征北長流參軍遷宣威將軍鍾離太守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百舸爲前鋒進據石濟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及虜救至又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亦衆况事殊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爲急不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護之聞知而虜悉已牽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鎖三重斷河欲以絕護之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虜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竝全留戍靡溝城還爲江夏王義恭驃騎戶曹參軍戍淮陰加建武將軍領濟北太守

南史作

二千人復隨張永攻碭礮先據委粟津虜壯道雋與僞尚書伏連來援礮礮護之拒之賊因引軍東去蕭思話遣護之迎軍至梁山僞尚書韓元興率精騎卒至護之依險拒戰斬其都軍長史甲首數十賊乃退思話將引還詎護之云沈慶之救軍垂至可急於濟口立橋護之揣知其意卽分遣白丁思話復令度河戍乞活堡以防衆軍三十年春太祖崩還屯歷下聞世祖入討率所領馳赴上嘉之以爲督冀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寧遠將軍冀州刺史孝建元年南郡王義宣反兗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遠相連結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遺寶時戍湖陸護之留子恭祖守歷城自率步騎襲遺寶道經鄒山破其別戍未至湖陸六十里遺寶焚城西走兗土旣定徵爲遊擊將軍隨沈慶之等擊魯爽加輔國將軍義宣率大眾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景

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諸軍出鎮新亭玄謨見賊
強盛遣司馬管法濟求救甚急上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
先發賊遣將龐法起率眾襲姑熟適值護之鄭琨等至奮擊大破
之斬獲及投水死畧盡玄謨馳信告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
眾寡相懸請退還姑熟更議進取元景不許將悉眾赴救護之勸
分軍援之元景然其計乃以精兵配護之赴梁山及戰護之見賊
舟艦累水謂玄謨曰今當以火平之即使隊主張談等燒賊艦風
猛水急賊軍以此奔散梁山平護之率軍追討會朱脩之以平江
陵至尋陽而還遷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寧朔將軍徐
州刺史封益陽縣侯食邑千戶弟詢之驍敢有氣力元凶夙聞其
名以副輔國將軍張柬時張超首行大逆亦領軍隸柬詢之規
之慮柬宿有此志又測詢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超來論事

詢之覺之即共定謀遣信召超超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詢之不知
其移遷斫之殺之僕於牀因與東南奔東溇淮死詢之得至時世
祖已即位以為將軍梁山之役力戰為流矢所中死追贈冀
州刺史二年護之坐論功挾私免官復為遊擊將軍俄遷大司馬
輔國將軍領南東海太守未拜復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
青冀二州刺史鎮歷城明年進號寧朔將軍進督徐州之東莞
二郡軍事世祖以歷下要害欲移青州并鎮歷城議者多異護之
曰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非虜所向每來寇掠必由歷城二州
并鎮此經遠之畧也北又近河歸順者易近息民患遠申王威安
邊之上計也由是遂定大明二年徵為右衛將軍還於道聞司空
竟陵王誕於廣陵反叛護之即率部曲受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節
度事平轉西陽王子尚撫軍司馬臨淮太守明年出為使持節督

南史正作

太祖下疑
晚字遵

豫司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淮南太守復隸沈慶之伐西陽蠻護之所芷多聚斂賄貨克積七年坐下獄免官明年復起為太中大夫未拜其年卒時年七十謚曰壯侯前廢帝永光元年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子承祖嗣承祖卒子顯宗嗣齊受禪國除護之次子恭祖勇果有父風太宗泰始初以軍功為梁南秦二州刺史遵子闓元嘉中為員外散騎侍郎母墓為東阿寺道人曇洛等所發闓與弟殿中將軍闓共殺曇洛等五人詣官歸舉見原闓大明三年自義興太守為寧朔將軍兗州刺史為竟陵王誕所殺追贈征虜將軍刺史如故闓順帝昇明末右衛將軍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太宗益為興世少時家貧南郡宗珍之為竟陵郡興世依之為客竟陵舊置軍府以補參軍督護不就白衣隨王玄暮伐蠻每戰輒有禽獲玄暮舊部曲諸

將不及也甚奇之興世還都白太祖稱其膽力後隨世祖鎮尋陽以補南中參軍督護入討元凶隸柳元景為前鋒事定轉員外將軍領從隊南郡王義宣反又隨玄暮出梁山有戰功除建平王宏中軍行參軍領長刀又隸西平王子尚為直衛坐從子尚入臺棄仗游走下獄免官復以白衣克直衛大明末除員外散騎侍郎仍除宣威將軍隨郡太守未行太宗即位四方反叛進興世號龍驤將軍領水軍距南賊於赭圻築二城於湖口偽龍驤將軍陳慶領舸於前為遊軍興世率龍驤將軍佼長生董凱之攻克二城因擊慶慶戰大敗投水死者數千人時臺軍據赭圻南賊屯誰尾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今雖相持有餘而制敵不足今若以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自固隨宜斷截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沮中流一梗糧運自艱制賊之奇莫過於此沈攸之

琰下琰之
字不琰
琰字
宜作殷琰

吳喜並贊其計時豫州刺史殷琰之據壽陽同逆為劉勰所攻南
賊遣龐孟虬率軍助琰劉勰遣信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
世救之問沈攸之攸之曰孟虬蟻寇必無能為遣別將馬步數千
足以相制若有意外且以江西餌之上流若據不憂不殄興世之
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等援勰興世欲率所領直
取大雷而軍旅未集不足分張會辭索兒平定太宗使張永以步
騎五千留戍盱眙餘衆二萬人悉遣南討山陽又尋平徵阮佃夫
所領諸軍悉還南伐衆軍大集乃分戰士七千配興世興世乃令
輕舸沂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為之備劉
勰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
欲輕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谿可據地既險要江
又甚狹去大衆不遠心赴無難江有洄洑船下必來泊岸有橫浦

可以藏船舸二三為宜乃夜渡湖口至散頭因復回下疑之其夜
四更值風仍舉颿直前賊亦遣胡靈秀諸軍於東岸相翼而上興
世夕住景江浦宿賊亦不進夜潛遣黃道標領七十舸徑據錢谿
營立城柴明旦興世與軍齊集停一宿劉勰自領水步二十六軍
平旦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曰賊來尚遠而氣盛矢驟驟既
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劇之所以破齊也令將士不得妄動治城如
故俄而賊來轉近舸入洄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數
百擊之衆軍相繼進胡於是敗走斬級數百投水者甚衆胡收軍
而下時興世城壘未固司徒建安王休仁慮賊并力更攻錢谿欲
分其形勢命沈攸之吳喜佼長生劉靈遺等以皮艦二十攻賊濃
湖苦戰連日斬獲千數是日劉勰果率衆軍欲更攻興世未至錢
谿數十里袁顛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谿城柴由此得立賊連戰

轉敗興世又遏其糧道尋陽遣運至南陵不敢下賊衆漸饑劉胡
乃遣顓安北府司馬偽右軍沈仲玉領千人步取南陵迎接糧運
仲玉至南陵領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城規欲突過行
至貴口不敢進遣間信報胡令遣重軍援接興世壽寂之任農夫
李安民等三千人至貴口擊之與仲玉相值交戰盡日仲玉走還
顓營悉虜其資實賊衆大敗震胡棄軍遁走顓仍亦奔散興世率
軍追討與吳喜共平江陵遷左軍將軍尋爲督豫司二州南豫州
六郡諸軍事封作唐縣侯食邑千戶徵爲遊擊將軍海道北伐假
輔國將軍加節置佐無功而還四年遷太子右衛率又以本官領
驍騎將軍與左衛將軍沈攸之參員置五年轉左衛將軍六年中
領軍劉劭當鎮廣陵興世權兼領軍秦豫元年爲持節督雍梁南
北秦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冠軍將軍雍州刺史尋加寧蠻

校尉桂陽王休範反興世遣軍赴朝廷未發而事平進號征虜將
軍廢帝元徽三年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五年以疾病徙
光祿大夫常侍如故順帝昇明二年卒時年五十九追贈本官興
世居臨沔水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九江二千里中先無洲嶼興
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至興世爲方伯
而洲上遂十餘頃文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興世欲將往襄陽愛
戀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可送一部行
田時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憲譬之曰此是太子鼓角非田舍老
公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
減撤而後行興世子欣業當嗣封會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兵固詭道勝在用奇當二帝爭雄天人之分未決南北連
兵相阨而不得進者半歲矣蓋乃趙壁拔幟之機官渡潛師之日

